五山集 禮

序
記
跋
書
雜著

疏章
碑銘
墓誌銘
祭文
教書

告由文
啓
歌謠
箋
表
上樑文
引

勸善文
露布

五山集卷之五目錄

序

記

讀蓉園經感螳螂鵲彈之說遂作螳螂贊

疏章

代咸鏡道儒生請留監司張晛

請五賢從祀疏

碑銘

崇仁殿碑

墓誌銘

極浦守墓誌銘

祭文

祭徐僉正應麒文

五山集卷之五

序

延城車天輅復元著

分香宴圖序

國有賢臣力誦聖德歸美上使映當世光燭千古必撥中心通噓噓嗜嗜而著之慈慈而傳之義形容極揄揚雅頌之作厥從來久遠後之作者式是而派別作者述者詩者賦者歌者謠者莫非雅頌之流而致語又其靡也詠歌之舞蹈之長言之蓋亦有所不能已者一以賛美一以頌禱然其歸寿耳我國僻在鰈海左受箕子仁賢餘化聲明文物惟古之視百爲無

一不果至若　君上一遊一豫必有歌頌妓倡頌之耆老頌之大學生頌之錦繡而障子琢玉而軸之文學者爲辭章筆精浴心畫之以獻之至尊禮也古也若夫　主上通喪制畢乃有祔廟之禮　主上必親涖之於其禮成而復法宮也亦有獻謠故事先事數月大學生會于類宮推擇其望實者爲之監臨而部署之號之曰三房房各都廳者一人色掌者二人別色掌者如干人奉函者四人奉軸者一人始事乾一廣廈無論廨與第名之所所事者咸集未辨色往見星而散百用之需官庀之市肆供之或借貸於富豪

之家彙聚力底大畢其發徵期會之間又當借威於
官長故申告于知館事若大司成豫行勅歷司號令
之不如者烏府察之秋官糾之其輕重之罰惟大學
生之聽蓋重其事作爲也先於　乘輿所當過通衢
道周閭曠敞絶地結構華閣一間剞劂斲礱備極奢
麗金碧丹青粉飾眩熀緣以文錦綴之彩繢華筵席
文純數重氍毹毾㲪罽疊之環以錦障金屏垂以
寶帳流蘇甌花盆草木石假列之左右後龍肪麝臍
布濩傳山芙蓉之馥郁清遠之發越縱橫亂擲者數
百枚安彩案於其中絳錦袱之置水沉檀床鮫珠綴

芝函謠軸盛之卽事之日太學生咸需于其次列立道左鞠躬以竢　鑾輿戾止四人者奉函一人者手軸以進詣于輦前　主上為之凝鑾命侍臣受之然後乃過此禮之行久矣比伎倡耆老之為不翅百之乃今者　宣宗大王之祔于太廟也亦將有是事　主上謙退只許太學生獻軸餘皆命輟太學生亦　聖意是體其日只設帟幕帷帳焫香進軸而止然監臨者不可無其人有曰別色掌者八有司者六奉函者四奉軸者一若夫掌議者二猶舊也乃相與謀曰異日獻軸後分餘香送似可為具者其家戚供樂宿

戒所謂監臨者畢至盡懽乃已又用其羸繪軸而分拈其分香宴之名以此今縱不能古若以卷替軸列序其姓字又圖其跡以記日月同時共事者有以藉在玆事庶不至落莫後之人以此而得昔與今有所損益者旣亦後之一故實也若使博雅好古者耳之亦必有張之者皆曰然旣事請余爲序余非其人辭之其中有尹璣甫者與余雅且善遜臭之不已於是乎書

贈陶通判詩序

車書共道乾坤不隔於三光胡越一家玉帛遥通於

萬國衣冠變介鱗之俗聲教曁霜露所均大畏小懷
莫非王土陸讋水慄共惟帝臣一視同仁識中國之
有聖百年積德仰大明之無私身若鰈岑之小邦最
紆鳳詔於內服覲周季子接冠蓋於燕臺聘晉劉公
疊輶軒於鰈域況發存亾興滅之帝命益勤奉詔仗
節之王人陶老翁浙水炳靈吳山秀氣遙遙華胄八
州都督之淸文犖犖高標五柳先生之雅量國冕重
龍門之百斛御材竦牛梓之千尋文章推德之緖餘
意氣負燕之奇節胷中韜略孫吳闔合之機皮裏春
秋許郭通明之智驪帝門之十二霜蹄蹔蹶於蟻封

擊燕海之三千風翮終搏於羊角獨步自能超古一
鳴足以驚人方司馬授鉞之秋即捫蝨談兵之日南
昌之魚猶未改北平之虎竹還分鳴劍慨投筆之雄
心據鞍酬叱馭之壯志婉娩幕中之畫啟妙鬼神堂
堂枕上之師折衝尊俎貞固優為幹事況遝式用揣
情領軍需轉漕之權足兵食儲峙之利考琅琊負海
之役甄波水載粟之勞四人通糧實管主度之蓄積
千里饋餉寧屢後爨之樵蘇萬竈生烟亡卒食半菽
之歎三軍宿飽絕量沙唱籌之聲層積生輝天倉動
色莫愚軍興之乏爭稱委輸之勤士息意庚癸之呼

民忘勞戊巳之戌風雲助氣草木爲兵剪滅鯨鯢毆蕩豺虎班聲雷動春風壯而江海波聖迹滂流旭日昇而氛埃息三韓再造微禹其魚萬物一新中山復國繄賴羣公之戮力皆歸九重之膚謀翊我公勤勞奬邦運奇籌左右元師耽執城下之牛耳始爲獻策於武林誓掃海上之鯨波終也收功於督府暴露數載鬢髮毛已變於鏡中馳驅四方髀肉盡銷於馬上撫人卒無冬日之愛施號令肅秋霜之威雅歌投壺蔡征虜之簡易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雍容氷蘗自如晉客之珠簟若浼毫毛不近漢臣之金橐無論猶嫌張

博望之葡萄肯胥馬伏波之薏苡東土方瞻北斗南轅胡遶西歸紫氣浮關魯歌來暮青油首路又切去思但看行李之蕭然莫駐前茅之超忽鶴天幾許跡雲泥之相懸鰈海一邊風馬牛之不及河梁愴子卿之携手黃鵠難雙別賦誦文通之銷魂驪駒空唱望龍門之既遠附驥尾而何時仁者贈人言敢居老聃之列賦不出鄭志頗餞宣子予郊

送李提督詩序 別簡五人藝文館令製之七律百首七排百韻皆一晝夜所作

小邦不天運會百六島夷爲長蛇封豕薦食我憑凌我搖蕩我窟穴我子是猰貐鑿齒磨牙而爽之鯨鯢

鮫鱷吮血而吹之蠣蠆蠡之蚊𧊳嗜之腥膻塞天地
閉氣稜孽日月臠肉原血川宇宙陸沉小邦翦焉傾
覆我　寡君辟凶毒于西越在草莽　聖天子愍我
寡君之不祿重家無告之鋒鏑乃命大司馬以九伐
之威出師救之提督公實膺是命拒是奉推轂受齊
斧鑿凶門而出熊羆之士百金之卒數以萬者十飈
倏奮迅魚鱗雜襲建旄而下玄甲輝日虹旗縴天轂
擊而雷野鋒接而雲犨堂堂也井井也赫赫也濯濯
也星羅海運天動地岌以律長驅魚頡鳥附禍于薊
門飮馬鴨水旌旛幢旆橫亘數百里批亢擣虛盡壓

平壤而圍之賊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迫而蹈之不能軍時白虹貫日望氣者以爲利在攻城三軍班師如雷遂肉薄之賊大潰全八窟室中扁夜棄曳而追公援據館穀數日不遑爲歸師也不迫爲窮寇也賊已褫魄於風聲鶴唳之外也迺運而躡之遂臘於京膿碧蹄踣而擠之落其角距蠶駭鳥散麼之漢城不敢復出計窮請命公遣褊裨毆而出之鳥嶺之表三京之復指顧定矣此雖 一聖天子威靈震疊摧枯拉朽一血刃而大定繄我公是賴廟社灰燼公實嘘之山川腥穢公實滌之孑遺白骨公實肉之萬世之功

二天左海德也方賊覆三都技蔓於四裔其志盖欲
玩小邦於掌股之間遑無厭於射天也平壤之捷少
後室中豺狼未易除也亾國有國亡期問鼎之心不
窺三川則不已也是則公之偉烈不在毆出鳥嶺之
表迺在三京之復不在三京之復乃在平壤之一捷
一戰之捷三韓得以復由鄉微公吾其左袵乎其魚
肉乎夫仗 天威討凶賊大義也壯軍容掃勍敵大
武也誅暴興滅以務烈所大功也不亦偉與且夫公
以奕世將門仍父子並紆侯伯金章爲 天子干城
腹心黃帝之風后力牧也周之方叔召虎也漢之衛

青霍去病也討靈夏大戮鯨鯢飮至虜未殲又提東
征之甲出八軍國勤亦至矣事亦殷矣豈特挫一虜
捷一戰爲立幢也哉小邦之人得至今日者 聖天
子仁也我公賜也 天子一視並生也我公奉若弘
濟也我 寡君得此天幸爲多周餘含血莫不被澤
者亦天也天其或者將悔禍於小邦乎將終援手拯
大人使之刮滌天滅迹掃塵也乎我若然公之威烈
冐東土不止此將復揚帆東海挂弓扶桑斬門白以
旌鼓立銅柱於富士六十六州列爲郡縣此其釜跡
也小邦之人望於公者以此公亦豈能不欲大其紹

也哉天子有詔公令班師矢橐凱也振旅也麒麟
圖畫亦必舐筆和墨以俟之矣所借者猘狗尚此海
堧猖噬之心未嘗艾也邪以蓄蹈而不敢跳踉懾於
天威也大兵卷而歸小邦何所恃而聲勢狂孽何
所讐而不屈強也譬如震風凌雨而撤厦屋之帲幪
渡江河而失維棹於中流也始喜得公而活今怕失
公而隕昔者謂何今者謂何雖然公之大勳勞海涵
而地負波及小邦者皆其餘也大樹雖去甘棠勿伐
燕山之石不可不刻於今日蜀地之像不可不留於
後也古者春秋之世列國大夫相聘也賦詩以觀其

志剛丞以皇家上將受命而來再造鰈域大義明矣大武揚矣大功立矣於其奏　詔而班師也其可喑無一言乎在朝薦紳之士苟能詩者咸有以贈行某人推其意而序之

記

西巖別業記

友人李生紬一圖來眎余曰余別業在廣州治之東四十里蓋新卜也亂山環擁有若屏障高低却略別作一區有村僅八九家余就其中營菟裘爲王氏之李有柳進士者避世于此不知所終後人追思而仰

之曰柳處士化而爲巖耶何一去而莫余追也因名之成巖俗傳之訛曰成牙音余遂定今名曰西巖以其處其地之西亦因是也東西南北皆山山之頂皆可亭也四山之外可見者亦皆山也其西則黔丹有峰壁立千仞曰留鶴迤邐而南有軍月羅山佳斗嶺最高而屹然者曰鳳翼山其南則見山從山而東岌業者曰無甲山其東則月雲峰俗名望月昔有鞱白三尚書退休於是夕夕拜月故得是名其下即退村也其北則曠野野中有巨川是川出自利川大海山過黔丹見山又從而過月雲流爲雙巖下爲斗未淵

川之左右溝塍幾萬頃黔丹之下有川流入雙巖有上後樊川之猵其下有濯纓溪趙公云佐弃隱之所近此又其下則退憂亭俞相國泓有意卜居而未耳凡此山川勝迹莫不獻狀效技於西巖而其遠近高下皆在衽席之上枕屨之間姑就其大者其細可略也頎以是圖試為我記之且為我名其亭余展其圖而點檢之皆如李生所口道者遂名其聽居堂曰樂志取仲長統論也其南亭曰積翠其東亭曰壓淸積言形而壓言勢也其北亭曰望遠其西亭曰挹灝望言色而挹言氣也余既以是名之又以說復之曰古

之巖居川觀者亦各有志或逃名或避地是蓋不得已也或長往不返無意於世者或假容江皐托隱蜘蛛者今子之卜築夫豈有是不過爲不厭江山而求田問舍之計耳有田焉可以耕有山焉可以採有水焉可以釣子之取足者亦可謂盜天無殃者也然深山窮谷之中魑魅與鄰虎豹未必遠迹而盜憎亦可戒也子其愼之因以記其說

文廟重修記

上之卽位之二十六年有島夷傾國入寇都城失守廟社宮闕丘墟泮宮亦爲灰燼越明年伏天子威靈

驅倭出境乘輿返正于漢京權安廟社主于私第又就泮宮舊厨爲五聖十哲妥靈之所于時兵燹餘饑饉薦臻餓莩枕藉道路禁厲復屯海上天兵之館穀殆且十萬轉漕饋餉之外日不暇給在泮之士有志於復古者颺言于諸紛布曰國家建學宮尊崇先聖先師養育多士列聖遵守舊章至我　殿下益致敬謹詣學展聖史不絶書壬辰遭罹厄會泮宮火于冉張以　主上崇儒右文感心亂後觀學亦屢矣豈不欲創而新之時詘舉羸勢未可也而況廟社未復于舊文廟不宜在先若待國䄫稍紓力次第舉之恐無時

日我國三百六十餘州學校餘存者無幾章甫土著無地無之莫非二百年作成遺澤也若以重新廟宇爲文而諭之各其所居邑定大小有司以領之隨其所自出米布委輸于京師如此則足以底績孰不響赴而影從議以克合不謀同辭數年之後八方灌輸不翅千萬拮是建白于朝設都廳只以大祭酒主之又以西壁官掌之又以監役官督之又以上舍數人叅其出入之數又請遣所掌之官取材于海瀕江上令其官司斫而筏之凡百工匠僦其傭而亘之即就其大成殿舊址仍其土石而斬新華構輪奐不閱歲

工告訖功黝堊丹漆舉以法故廟貌孔碩克儼且煥又達東西廡齋庖之房百爾具備春秋舍采朔望薦香禮益虔也既成而落之有一士于于而進于大祭酒曰文廟之修雖曰多士營賴此 主上本旨於此益見 聖朝尊崇學校之盛意昔者魯僖公作頖宮詩人歌之夫子仍列于頌爲其重儒道也今我 主上克明其德不下魯公則采芹觀旂有不足詠頖長道屆聲髦益將自此始矣鯫生願爲國家道之祭酒曰子言是矣某也退而爲之記

蜃樓記 月課

海中有神曰龍王常居貝闕七寶爲地金銀爲臺殿明珠車磲夜光緻之一曰水晶二曰琉璃三曰玉華四曰廣寒五曰蘂珠一日王御紫翠殿不怡者良久曰余以四海爲家水府爲庭此非不足乎所但欲架長空爲一構時時登臨以快心目其亦可乎疇若予共工咸曰蜃王乃命蜃曰徃欽哉汝即乃工蜃拜稽首讓于鯨鯤鮫鮹王曰惟汝諧毋辭蜃乃拜命而出不謀於人不謀於家乃自爲功曰聞西極之國有化人焉移城邑反山川乃作中天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至令穆天子遊數

十年不恩其國今我水族之神者我王海國之最尊
聖余既受命爲宮其樓臺不可用土木爲不可以金
銀珠玉爲之觀美吾當以神力化之於是仰天而噓
之氣從口中出結爲樓臺其高隱天迤袤六七里金
碧之色珠翠之飾日月相與蔽虧千門萬户即建章
宮也五城十二樓即白玉京也其東曰蒼龍闕三神
山銀闕在下其西曰白虎闕崑崙丘瑤臺在即天下
之珍寶玩好襲積如山玉女三千環侍左右優曇爲
花月桂爲植鳳凰翕其庭麒麟獸其苑鱗介之蟲各
三百六十族充牣其池樓凡九層最上層曰上清虛

涼樓旣成蜃復命曰臣竭心力已結搆矣大王試一
臨之龍王遂登而樂之曰此京臺之樂也後世必有
以樓臺亡國者速命毀之一陣風起倏爾而滅但見
碧落雲收滄波萬里而已是以若士跨鼇殼而過之
見而異之曰此所謂蜃樓者耶史記天官書海旁蜃
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蘇長公有登州觀海市詩
亦是物也嘗聞海上之人海市秋冬不見常見於春
夏見則天雨俗或謂之島遊此亦物怪之神者也嗟
夫世之土木壯麗爲尙者桀之瓊宮紂之目巧楚莊
王章華吳夫差姑蘇秦之阿房漢之未央石虎之殿

武氏之堂陳之結綺望仙隋之仁壽九成其宏傑奢麗瑰奇富厚比諸蜃樓不翅百倍一朝國亡化爲灰燼眼前豪華有若風燭其視蜃樓之變滅有能較其有無短長於其間者哉人徒知海市之爲變幻而不知人世百年之爲一大蜃不亦悲哉余於是有所感矣遂作蜃樓記以爲好爲宮室者之戒

東湖別業記

吾友文君可化新卜別業于東湖之上以其十景求余詩且請爲之記曰吾北海人也貫于咸興咸大州地廣民殷舊居不足張乃就寬閒爲易高也有湖滙

邑之東廣輪可六十里汪汪湛綠渦瀅徹底有若具之太湖者曰東湖以其廣遠故又曰廣湖湖中有巨石突兀上可坐數十人能出雲氣作雷雨禱處則應世稱龍巖湖之外卽大海海中有山斗起鼎峙曰三島又有雙峰壁立千仞屹若砥柱相對曰兄弟巖有山自鼻白山西來雲奔繡錯尾盡于湖爲斷麓乾其上爲小搆卽吾居也亂岳在後萬松碧立東臨太湖湖外平沙馳入于海其間蘆荻之洲海棠之汀余所優及島鴈漚鳧自來親人居之南鑿破隙地爲小塘被以芙蕖緣庭除種之玉潤碧鮮列植金友于鏟之

東樹之猗桐于臺之側皆余之手植樹植也漁船商船檝挾風濤皆在衽席之下羲女浴日望舒御月亦不出几案之内釣于湖網於海皆取足左右山于采野于耕穫亦足以卒歲古人所謂盜天無殃者非耶若夫雲霞之變態鯨鯢之出没此其極瓌瑋之觀而四時物象各效其技無非吾居之勝賞子其爲我記之余應之曰有是哉子之居之美且壯也夫山水仁智樂也造物者之設是未必爲仁智融結必仁智者樂此則庸詎知造物者果不爲仁智者設之耶地之勝必待人而益奇故有仁智者居之則山若增而高

水若闊而廣而況湖之濶海之大有不待於人者耶子之卜築其亦有見於是也昔之人有樂其幽絶者有樂其間曠者幽絶者卓如也閒曠者廓如也卓如者於仁者宜廓如者於智者宜雖動靜不同其體而所樂則未嘗不同今子之居近湖海無乃樂其閑曠而廓如者也耶見在外所養在内吾之所養者大則其所見者亦從而大所見者大則天地萬物舉囿於吾方寸中矣不山而高不水而大固無待於外若不務内而務外則不幾於莊周所謂外内鞭者耶且夫山水之樂非遺世去名者不能而況湖海之介絶而

曠遠乎吾恐子之不得鑑湖一曲之賀季眞爲也文君曰唯唯否否願以子之言爲志余於是遂書其說而與之

跋

安南國使臣唱和詩集跋

春秋之世列國大夫交相聘也賦詩以觀志而或聘于天子庭得相際也其定言足志亦皆有可觀左氏旣載之今考其傳晉歷歷矣芝峯先生之再聘天朝也有與安南國使臣酬唱者若干篇問答者若干言彙爲一卷名曰安南國使臣唱和集藏不使屬以跋

不佞嘗辭以不敢乃今又見示曰東皐崔大雅既文其尾子可無一語繫之乎不佞又辭不獲命遂取而卒業不惟先生詩文足以刮異國之人之目安南人之作亦足以起予復唱迭和金春而玉應於此足見兩國使臣之交際辭令文章不相上下而有以合夫賦詩而觀志也又其言語雖以譯傳而其所以傳意忞者爲有推而通之也且其山川風土習尚據此足反其隅則先生此集可以補王會之闕而備子雲執槧而書之也先生蚤以文雅鳴於世其塵垢粃糠將以陶鑄沈謝今其膺簡掄之命執玉帛于金臺乃與

異國人摛藻又出於使事之餘則其不負誦詩專對
之學又可見矣我 朝二百年文墨之士朝聘上國
者冠盖相望未嘗聞有與異國人相接又未嘗聞有
與酬唱者獨先生得與安南國人有所自戰有所激
昂乃使異國之人得知我國文獻之盛而奉使之臣
不下於古之人也則先生此行不但不辱君命又使
我國重於九鼎大呂也且夫安南之臣年已踰七十
矣其筋力耳目未嘗小衰其所爲詩律頗有得於作
者是亦外國之菁也豈其使之也以才而不以年乎
燭之武使晉也由余之使秦也皆已七十之年安南

之國其亦學鄭人戎人者非耶繄我先生年甚富文甚高材德又甚優雖使上國之人當之不多讓况於日南老也何有夫子所謂士者吾固知世無能出先生右者也噫我國去　皇都五千里安南去　皇都又萬三千里不翅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兩國使臣相遇於　帝京又相處於一館又相與之款欵又相與文字從事此若有數存於其間而亦非偶然者也意者天將以先生姓名繫於朱雀影銅柱標耶不佞目擊此編其亦幸矣又以狗尾續貂後又非幸也歟

題芝峯詩卷後

五言鼻祖於五子之歌七言權輿於茅仙之謠昔人乃以枚叔柏梁當之左矣齊梁間略有律體至於李唐大備律止於唐為千古詩人亦識三到之說善矣然有始盛中晩之別後之學者莫不劇鉥掐擢祖述之憲章之然入中晩之堂者尠矣況入始盛之室乎自唐以下無詩久矣生中國而摸擬者寥寥僅千載而況於海外之國乎而況於末膚之孤寡者乎然而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者則亦不可厚誣盖天地之氣得其秀者為人而作文者又其人之秀也詩又精於言辭而發其秀者也天地之生才無古今殊而才之

卓卓者不繫世之汙隆若然雖後之學者未必不及古之人歷觀載籍庸有可言者吾鰈域有文憲李侍者不知幾何而在羅國有若崔孤雲在麗氏有若李相國最其大家其後若牧若陶若圃亦可謂傑然者也我朝右重文學之士然梅月佔畢外容齋湖陰亦以詩名太噪於一世近者有芝峯李先生最有得於詩先生之詩學盛唐而為也匠心獨妙造語極精深得古聖人爐錘有若自成一家者然先生之於詩不可謂不自臻其閫奧矣不佞辱從先生遊有十年之雅妄以不佞之知先生望於知不佞也而相知之不

淺淺盖亦有望洋之指焉先生所作爲詩無慮千首不佞曾已日寓卒業矣今見洪陽以後詩如干篇一帙尤極研妙益信不佞之知先生不妄先生爲八當領袖後進詩特其餘事世之知先生者以先生位不滿德惜之然先生蓋未及杖於家官歷踐清貫固不與詩窮者次比當此時主盟詞壇居東壁而秉文衡微公而誰顧先生之詩世之知之者恐不如不佞之深也故聊書其卷尾以爲知己者之信

書牘

祖摠兵揭帖 奉 教撰

幕府大老爺無恙雲山各天闊問不相接繫仰良不可任日小邦不天鮀豕售其毒亾無日矣微 聖天子覆露之何以復由微衆君子仗威戮力何以保合餘燼如歸命亡錐 王靈遠及保全振救毉羣賢是頼於明公受賜尤大不穀何敢忘諸心也惠徼福於左右幽爲道地佩服德音恩入及樹方事之殷也親舉玉趾遝跡急難明公首也九伐之威也櫜鞬鞭弭奉以周旋明公與也明公之於不穀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諸侯滅亡不救齊桓恥之所貴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魯連以之兼斯二者纔有古人風烈不亦鈇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不報則未也非敢忽諸蓋亦有所不暇給也受兵四載中乾外貸不能以情爲禮而卄莫之周也不知明公無乃有意督過之乎咫尺之書尚闕爲戲下不穀之所愧負此也猥以情德字之寬裕也不敏之誅天其或者無寧有以容之也乃今者仄聞幕府提觿虎開玉帳臨邊弊邦境界幸密邇邀聽風聲益勤瞻想一介行李可無一言之辱敬用竿牘爲是私布不腆之物以瀆從者倘蒙不卻何幸如之寒威曩屭伏惟若序保嗇不宣

答平壤鍊兵千把摠劉先遠屠料揭帖 奉教撰

一札好音次予面也不任傾倒二公受明命辱臨下邑操練人卒是主張之訢之掌股指揮勤矣教成六千可使即戎遂激不振之氣一變至尊孫武之律不是過也淡荷檢柙辛迴之得其道也是由二公奏聞司馬法兵家流五十篋笥乎腹中故取諸左右者庖丁之觧牛也若痀僂之承蜩也其治氣也治心也治力也治變也井井有法進退之形擊刺之節無非教也西卒之得此蓋亦有天幸然天其或者愍二公而幸不穀之社稷也 聖天子覆幬左海特偏故二公膺詔而來然而訓士方便察二公是賴西卒坐以藝

成是誰之功也二陪臣何力之有焉不穀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若楚子也士卒尚未知方以此益知二公之老於兵法而教之且速化也但愧無以塞雅意也今承手牘將有秦撤行色引領西望企傃曷已西卒安放戎事又將誰宗於余心實不堪戚戚然且屠把捴足下曾與吳遊擊據鞍又從陳中軍劍及於此勤勞我家榮問且暢激昂佩服乜有耶欸欸也寄聲告辭恨未執袂於二公懷無異也陪臣李應辯三入當加奬賞仰副睠懇春寒猶峭伏惟行李珍重不宣

代金尚書答唐官呂永明書

賢勞行色從海徼釗及都下萬里跋涉清注如何未遑奉候先辱手諭意氣勤懇甚盛甚感披復再三不覺矍然繼以慨也足下遠蹟小邦拮出八三載四于役矣距轉角觸中為麾蓋也為急難也攻苦食淡其勤至矣排患釋難豈非天下士古所云也足下之功不後諸人而不得聲梁楚間者惜無曹丘生揚之也寔足下辭之不得已也某之獲待有雅且得之往來者不淺鮮豈待周稱見及而有所闡說也來書若有望意氣於先容者然戀戀負負足下心迹誠如所睎

遊揚足下之美將必有人幸勿以不見知為芥磊磊者夬不沉沒則盛名豈容湮滅某亦吃吃稱之不容口欲將以延譽也然而軒輊未可藏逆也若有樹立卓然誰敢惜齒牙餘論蓋世有皷名客皆利齒也然名者實之賓也之立之宿君子有所不屑焉然而或有不可不尚者故夫子之言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足下云云以此古人云言者身之文也不言誰知其志於足下益信且足下有是功必有是名夫何患泯泯也小邦受兵五年安受其燼事亦不暇給不翅也可以行者則次第舉矣願足下毋戚之毋為閔

閔爲伏惟感亮

雜著

詩能窮人辨

昔歐陽永叔論梅聖俞之詩曰世謂詩少達而多窮盖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夫聖俞以能詩大鳴扵世而位不先人故永叔以此爲之辭而觧之是乃有激而云爾夫詩者隨其才之高下發扵性情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勉強得或有阨窮而能之者或有顯達而能之者又有窮者達者而不能者盖受之天者才分成扵人者學力學力或可強才分不可求

是故古人有以挽弓譬其力量然自古詩人例多寒餓此所以有詩能窮人之說也或以無主知窮或以明主棄窮或以感寓窮或以玄都窮或以月蝕窮孟郊之窮又其甚者也夫以李杜之才不容於世豈非詩為之祟也是以後之惜詩人者乃以承叔一言為千古赤幟盖文章者不朽之盛事詩亦其一也不惟陶冶性靈模寫物象而已巧刮造化熱敓鬼神則為造物者深忌之故必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使之屈而在下不得與闒茸者比此豈造物者嗇於能詩者而然也非耶盖嘗論之工拙才也窮達命也才者在

我而工拙之分天也命者在天而窮達之數夫豈人力也哉若然工者自工拙者自拙窮者自窮達者自達我之工也天不能敓人能使之拙乎我之達也天不能易人能使之窮乎然世之以詩名者率多窮困不得有爲於當時而斗筲雕蟲之人無不揚揚當路若扣其中則空空如也豈天窮能詩者而達斗筲者也宜乎永叔之有是說也然後山之說乃曰吾見詩之達人未見詩之能窮人也盖破永叔之說而有此達論也然二說皆有所激而云爾夫豈無徑庭也哉吾意才之工拙各隨其分命之窮達各任其數是乃

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不然其說贅矣

伯夷死名說

有爲實而死者有爲名而死者死於實者上也死於名者下也是故有名實之分古之人不好名而名不得不立後之人或過實而名亦以難副故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實名實之際可不察其心迹乎昔者莊周有憤世之言至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是直以伯夷爲好名之士也夫豈尚論之當哉夫伯夷聖人之徒也讓國而逃不爲名也諫伐而餓亦不爲名也其清風峻節奮乎百

世之上千載之下聞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以吾夫子表之曰伯夷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孟子亦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蓋伯夷輕孤竹之封猶棄弊屣諫牧野之兵視以不義其心烈烈其迹卓卓夫豈有一毫爲名之念哉夫好名者乃中人以下之事然當其死於可死之日亦豈求名而買價乎以義節自喜者猶不以得名於後世爲意曾謂伯夷之聖而乃有是心乎名者實之賓也許由猶不以此自居而况采薇之大老乎夫其讓國也爲重父命也諫伐

也爲重君臣大義也及其不食周粟也盖歎神農虞夏之不可得以見之而必欲庖拒殷也其心揭揭若日月行天即其迹而觀之萬古猶一日是豈爲名而庖者乎或者曰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名之不可已也如是伯夷雖不爲好名豈必欲滅滅無聞於後世也是大不然夫殉名宿名立名之說乃出於後之人是豈爲中人以上而發夫人之欲爲不善而不敢者盖惡其惡名之彰也故陽爲求其名者世或有之夫如是惡得不以殉名宿名立名稱之若夫聖人者其心事其

行義質諸天地鬼神爲天下萬世法則何嘗以名迹爲之人也之德也又其特立獨行立宇宙而不顧也豈復知有後世之指名者哉彼莊周者非不知伯夷者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所謂寓言巵言者率多過激之辭至於駢拇之篇則尤多徑庭之說蓋欲搥提仁義絕滅禮法必歸於自然而後已故始語以臧與穀牧羊失羊之事又以伯夷盜跖爲話柄乃曰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是乃矯世憤激之言豈信情乎夫莊周學老子者也老子以

自隱無名爲貴其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莊周之意有見乎此故其言用剽剥儒墨皆類此其拈天下篇乃曰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彼亦自知其言之無當也若然其曰伯夷死名云者夫豈誠伯夷之實而語之哉若然謂莊周不知伯夷者墮其烟霧中河漢而不極者也余故曰伯夷死名之言乃莊周憤激之發也

讀漆園經感螳螂鵲彈之說遂作螳螂賛

螳螂搏蟬執翳而先見得忘形歛欲拈專必於不必

自謂萬全貪而不顧快全當前詎料異鵲狙闞樹頭從而利之秉機擬焉一啄而拡何勞老拳物固相累非天之天咄嗟螳螂胡不愼旃銳身糞壤化蟲非仙何饗於彼必欲垂涎拒轍之臂轉丸之權不量其力已致蔓憐胡然扭勝有若撲緣蜩甲可愛鵲天可近竟失淸唳性命徒捐小黠大癡甯心難遷螳乎螳乎其及宜然

疏章

代咸鏡道儒生請留監司張晛俾城咸興外城

伏以國家方以西北鄙為憂而北狄之患有甚於西
虜北方又有南北道而南道之憂有懸於北道何也
蓋北賊之去咸興遠而南賊之抵咸興近也北賊自
六鎮必度磨天磨雲咸關三大嶺而後始達咸興其
間道途不下千里南賊自三水甲山逕至咸興不過
數百里無高山而攔之無大江而限之然則南賊之
患不有大於北虜乎若然咸興實南北咽喉防虞之
重宜無踰此其形制之勢豈非古之所謂上游者乎
是故自　祖宗朝以此為方伯之營鎮然而咸之州
後山而左水前右彪大野城不甚高池不甚濬壬辰

島夷之陵突寇以不能守之者以此數年前監司臣
李時發病其城大而難守乃畫其半築土為中城是
乃古人子城之遺法也然外城未暇增也今方伯臣
張晩久取三重之制乃增外城仍其石而高之不勞
一民不費斗粟只用宿衛之軍眡其遠邇寬其力役
從北迤西已作堅厚自南而北力不贍而功未就方
伯減其驅使略其從者雖日役官人日運一石未易
底績者無他役鉅而力綿也北方之民力已竭難以
毆而毒之若於江原從近之道乞得數千僧手不消
數月可以訖功此城若完即為金湯控扼孔道最為

上策豈勞兼逸寧非多筭前此城池無可恃故民亦
無固志壬辰已然之迹可以監矣今則臣張曉
乃用束伍之法糾一州之民使之什伍相管有若管
仲之爲各有統率平居則教鍊而步驟之設有急難
則卷而入城同爲死守之計號爲軍者三千自是咸
之民始知城池之可守而親上死長之義亦將有以
慕之夫其野恃以爲固者倚此三里七里之城郭也
方今大計欲防寇賊必增咸城欲增咸城必仗張曉
蓋張曉廉平勤敏甚得民心民之愛信有如父母爪
牖之後 聖上雖從民願而暫借自以當遞仍留又

將半歲老母在京方寸亂矣惟以鮮遑寧親爲念朝夕若歸咸城又將復于隍此一道之民所以重其人而惜其去也伏望 聖上更借張君數年又給他道傭軍若干以畢其役則非但爲一道關防之固實國家邊鄙之長城也然而張曉常以不得侍奉老母繫心不能專力國事 殿下若命張曉輦歸其母得遂其養則於公於私兩得其便豈非大賜伏願 聖明垂察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北民所欲在此 殿下何愛於從此臣等之所以披肝吐膽而有此冒瀆也伏望 聖明留神焉臣等不勝懇迫功祝屛營之

至謹昧死以聞

請五賢從祀疏

伏以臣等聞崇儒重道王化所先象賢褒德祀典攸存故師表生而可尚徽烈歿而彌著古昔帝王莫不道逌斯義蓋所以長庠序尊經術厚風俗也恭惟我聖明愷悌作人之美不讓三代文獻足徵於後有若五儒臣者相踵而出繼絕學賛微言倡明道學蔚爲一代宗師學者至今仰之如泰山北斗雖罷荒五尺皆知東方有如五臣者華人亦必有聞其姓名者矣以此五臣從祀聖廟爲之疏請於冕旒之下者亦有

年矣頃者在類諸章有要將此意瀝血叫閽則 聖批有若少之之意於李彥迪一人故縫掖之徒又抗章而辨之玉堂諸臣得以上劄而暴白之温諭丁寧極優容之聖心已釋然矣今者嶺南多士裹足千里獻疏魏闕亦為此也 殿下既虛受之仍加獎飾乃知大聖人捭闔轉移出於尋常萬萬也獨於從祀一事依違久之至以他日議處為教云臣等始聞而疑中而惑終而不能無爽然自失豈 殿下重祀禮而不欲輕舉耶抑 聖意以五臣者不足與於享之耶若以為不欲輕舉則此固愼重之義猶有辭焉若

以爲不足與於亭之則 殿下之聖明洞燭其賢此
必不然明矣然臣竊請祀彜牘不爲不多 殿下宿
留意雖不爲不久今雖緣此感與不可謂不重而輕
之也而況吾臣者不可不在古禮之祀之之法乎夫
五臣所樹立焉奕照人耳目諸臣疏列已盡臣等不
復贅說若夫從祀一節區區之心不容已臣等竊
伺類宗無所知識且生也後不與五臣者親炙雖不
敢窺厓涘拄淵源所自讀其遺書已知其可師門之
故老憶見其爲人參諸國言及驗其公論知五臣者
誠所謂經師人表盛德百世祀不在斯人乎臣等將

一國今歲思欲一達 九重雅矣承聞 玉候方在
調攝始得異日乃今者又聞諸生陳疏感紓寵獎嘻
吟所覺孰不激昂如臣等與懷亦自增氣是用不揆
卑賤來扣天門仰瀆 聖聰伏願 殿下湏彦迪者
無過之地合與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滉等四臣
命列於廟食則斯文有所依歸後學有所矜式此非
特臣等之幸也實後學萬世之幸也臣等無任激切
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碑銘

崇仁殿碑

萬曆三十九年秋平安道居進士臣鄭昊等上疏曰
惟東方海外一域未嘗知有中國風教幸天惠我箕
子率五千殷民詩書禮樂陰陽卜筮而從譯教八條
變夷化俗君臣父子五倫之叙緊父師是賴仁賢之
化所從來矣高麗顯宗始立廟以祀我　恭定大王
命新之　莊憲大王又命文而碑之是皆崇奉其威
德也蓋箕子之教久在孔子之先故孔子有欲居九
夷之意豈非其效耶微箕子吾東方其被髮左袵矣
後雖有孔子之道其化無由入矣吾東民知尊孔子
而不知尊箕子可乎若欲崇奉箕子必若孔子之備

譜然後爲無關也臣等嘗竊考史家箕子之世傳四
十一而至準爲燕人衛滿所逐爲國於韓上下餘千
載文不足徵然以鮮于氏爲箕子後者載於韻府羣
玉于字部書於綱目鮮于輔註雜出於氏族大全後
漢魏略翰墨全書胡元時有鮮于樞者遺趙孟頫書
琴其謝詩曰箕子之後多髯翁才猷邁俗驚愚蒙則
鮮于氏之爲箕子後章章明矣馬韓末有孱孫三人
曰友親其後爲韓氏曰友平其後爲奇氏曰友諒八
于龍岡烏石山家焉其子孫以籍鮮于氏之在中國
者既爲箕子後則在東方者獨非其苗裔耶箕子之

子孫若蒙箕子姓則後世亦必有承其氏者某地未
嘗聞有曰子姓者以國氏者只有本道之鮮于則所
謂鮮于氏者庸詎非箕子後而誰也高麗王氏統三
爲功子孫世官而享之箕子則但與檀君赫居東明
温祚並受其始祖之祀至今主祀無其人豈非有國
者錢與爭臣等之所痛恨者此也往者本道人有以
此事上請事寢不行乃今者有鮮于寔者去泰川來
居箕子殿側已十年矣夫以箕子之苗孫乃同編戶
反不如王氏之子孫臣等竊悶惜之伏願如衍聖公
崇義監故事事下禮曹判書臣申欽等 啓覆曰吾

東文明之教秋毫皆箕子賜也崇奉之典固不可闕
更議酌行大臣議之遂下牒于平安道觀察使臣崔
瓘狀列曰今茲鮮于氏爲箕子之後之說不惟一道
士民所共稱古子史班班可見而况鮮于氏者又在
箕城本道遺民請立其祀主其言不可廢也事下禮
曹判書臣申欽等又上覆曰本道士民皆以鮮于氏
爲箕子後其祀典則國家已廟而禮之惟立後微王
監獨未耳然　祖宗朝所未遑而刱設一朝茲事體
大請令大臣議之　命下相臣李元翼等以爲鄉微
箕子我東其夷矣至高麗中葉乃始建廟則我朝以

上聞其久矣今若依遺猶夫昔也且是等之疏藩臣
之狀有據有徵合依崇義殿爲宜　敎曰可申飭等
又　啓曰箕子殿一如崇義殿故事殿號則大提學
上之箕子孫之爵亦王監是視令吏曹稟之拈是命
揭殿曰崇仁宮鮮于寔爲監世授之銘曰
粤般太師明夷自靖天智之焚錫範周聖義門臣僕
眷懷而東八條軌民仁賢之風革夷而夏繄天其賜
歷世四十國以千祺惟厥盛德百世祀之洎廟于唐
宗元有碑刻我鰈域周封之舊箕壤遺民肇基是守
金火遞遷陵寢猶昔天其祐之不沬聖迹父師之化

萬古一日於赫昭代肹蠁冏鼓不壇而屋有光麗氏
克載于碑禮物兼備亹亹我　王益隆祀典揭以崇
仁乃顏其殿官其苗裔守祧是修式是三恪與國咸
休祼薦孔時明德惟馨爰斲樂石垂後于銘稽古崇
德不顯其光仁祠聖澤淠水洋洋

墓誌銘

極浦守墓誌銘

太宗大王之長子有曰讓寧大君諱禔謚剛靖於公
為曾祖順成君諱譜謚僖安於公為祖獻陽副正諱
嗣祖於公為考獻陽娶晉山望族判官姜遇之女生

公實成化辛酉也年十七五例授職爲極浦守至隆慶己巳八月十一日以疾終于第享年六十九葬得是年十月某日窆于果川靑溪山廣明洞先塋之側艮坐巳向之原從遺意也公諱希男字孝叔眞寧樂易平居未嘗疾言遽色恍乎舒退不爲崖岸嶄絕之行亦不與人軒輕好讀書止用以資爲詩秀句頗傳於人拈絲竹天得最善伽倻琴每客至輒命酒以權意在傾倒不問家之有無雅不喜華靡居處服用有若寒士人或勸之試藝可一蹴而取高爵公笑曰祿非不足我所敢求其餘幷不屑就不力爲學問天識自

洞一時名卿多從之遊如鍾城令蓮老羅雅士湜閔相國箕濬加敬重過從到老不衰心愛山水將皆有屐遊遇當勝絶嘯詠曾如垂竿謔傔便有濠濮間趣澹若無與於塵世者尤篤於友愛事長姊如事母獻陽公株連從兄伊山守坐謫安東畜榮川籍婢仍有一子公痛先人血屬棄在賤隸思欲湔祓之狀于禮部至身自懇于尚書之家涕泣俱下辭意動人尚書爲之愍然遂得請於朝使屬玉籍聞者多之公娶吏曹叅判南世準女生二男二女長曰式都事女適宣傳官崔安世次適士人金憑其季曰軸以文科顯策

勳盟府封完山爵崇品式娶郡守尹彥邑女生一男
一女男娶某女女適縣監邊應井安世生一子確全
憑無子軸娶首陽右姓幼學崔希慶之女生一女適
參奉柳諍無子以再從兄郡守李信老之子應明為
後公以完山之貴追贈從一品爲君賜純忠積德秉
義補祚功臣之號配南氏進封郡夫人獻陽及脂成
寵贈亦皆有次第如法銘曰
有寂其容載弸于中行餘而學以贏厥船克樹其德
食報宜豐寵贈以子峻秩元功祿而永年文榮拮絡
爲善者勸厥慶以鴻刻詩牲繫用垂無窮

祭文

祭徐僉正應麒文

公之先子道學生知優入聖域隱德不市考槃養素
名高東國昔我先君摳衣函丈酌海有得每語小子
先生緒餘擊蒙薰德及余成長言猶在耳往事沾臆
獲見於公雖曰已暮許以相識通家世分托契忘年
載談載色粵在去歲喜公陞秩考工圖職當倚不鄙
左顧僻陋或至日昃中濶數旬音塵頓闕余亦負郎
如何奄忽不病而逝俄窆續息噫公之生齒耋東學
未衰筋力老仕爲貧桂玉甚艱二年旅食寒暖違時

不安于所而至斯極嗚呼哀哉哲人之後籍仕八官
屢紆銅墨晩躋四品爲長者僚亦能自式踰七望八
乃考終命天不爲嗇有駒千里發迹弧矢會德家克
公之在世壽福孔道瞑目曷盡余是邑子禮失賻禭
難言匍匐聊設薄具用薦溪毛一哀顏絶不亡者存
彷彿來格庶亮慟惻嗚呼哀哉

祭李尚書塈文

惟靈圭璋令聞氷蘗清標戒心玉雪朱繩立朝歷敭
清貫濶步鵬程豸冠驄馬栗栗直聲三司之長風節
抗稜高門如水志若懍氷持衡踐斗聽履天官領袖

後進善類彈冠靡絜不私國耳忘身宿德雅望求之古人畢公正心伯始中庸清濁無失孰不仰宗鼎軸之卜幾八金甌未成霖雨二竪爲憂三醫空謁木稼終契天非龔勝天年下世秩峻八座人爵亦榮達尊者三莫之與京雙珠耀彩保家之主此可以瞑歸神太素始終一節微塵芥玷有爵其名餘事清儉位不滿德天耶人耶失得有命誰恨誰誇嗚呼哀哉某等俱忝下僚名厠太常公事登龍辱望清光國喪蓍龜豈哭吾私不亾者存庶歆於斯嗚呼哀哉

祭鵝城府院君文 代者堂作

惟靈英發其姿厚重其質鸞鳳奇文山岳秀骨一日
千里作駒汗血臨池盡墨毀齒之七江夏黃童其譽
藹蔚弱冠射策鯤海波濶蚤登鼇拔口銜鷄舌翔于
蓬山騫于禁密笠轂天官郎署坌拂薇垣柏府風霜
繞筆鳳池青雲藝苑白日掌王之制韜擢劇鉥喉舌
之任亞卿之秩出入俱宜終始密勿長于爭冠危言
造膝西踐尚書吏部詮垺貳卿弘化文衡是斡前後
秉銓世稱甄拔策勳麟閣有閥有閱進諸鼎輔協學
良弼得君如彼敢言功烈祿位愈高操履愈屈婉乎
謙退言若不出文章致身曷云經術太平宰相聲名

罔鈙百六之會國命阻絶去邠之行出於倉卒策免首相公始受玦天旋地轉鳳駕金闕　聖主滌瑕舊臣斯逭禦魅幾載一朝簪笏儀八相府百僚之率又以事免養安甓逸不遺勳耆朝請就列菌杖之賜逾七望八五十餘年名衘一域壽與爵尊匪窮也達老於詞翰厥氣不竭智而耄及丐有斯疾荏苒沉綿二豎難刮安石之憂及酉云歿木稼告祆天胡遽奪典刑何有老成已失九重震痛在朝嗟咄嗚呼哀哉克家有子功名以熱傳世有孫輩英也勃况有玉潤弄和鼎實一家翔貴在古孰軋此可以瞑萬事電滅身

後生前史不可軼某等以齒以官同公之末者耄之會自今蕭瑟追思契分音容彷彿不昧者存鑑此脩誠嗚呼哀哉

祭完山府院君李軸文 代耆堂作

惟靈天潢玉派仙李金枝魁梧其質厚重其資不自藻飾悃愊無華禹門點額射策來科選于槐院騫于郎署戶禮刑工錦帳以處屢分漢竹不爲吏迹脂膏莫渠自持氷蘗戊子之歲一麾安岳惟時賊臣潛懷莽卓聚黨湖南乃逃海西迹儒心跖孰測端倪公察幾先摘伏如神堅碎兇謀根得罪人 上嘉其功策

勳盟府丞御水衡遂長秋部右叅黄門亦潤朝端三
尹京兆弁冠冬官判于敦寧蹐于府院秩視鼎軸崇
班憲黑養安于家優哉游哉頤神樂志于筆于壘末
暮謝事戶庭不出宿痾未除藥服食節士安淸羸公
幹沉綿不離床簀乃躋歲年始憲二竪繆謂三醫鵩
集木禄天不憖遺　主上驚悼爲之輟朝少長咸吊
隣巷不謠嗚呼哀哉惟公天授剛腸嫉惡惟公弦韋
不阿稜棘惟公甚文詩不苟聲惟公樹立忠不于各
官高祿重入爵爲胥踰七望八天壽云至過房而督
後事堪託官庇于襄哀榮亦足此可以瞑不亡者存

安排處順何有九原耆老之會公是高年吾儕不分與之後先寢門之哭流涕何從聊就蒿薄具是供嗚呼哀哉

祭判敦寧府事李軨文 代者堂作

太宗之子有曰讓寧節同季札名炳汗青餘慶于後鍾義家庭乃有耳孫公其六葉卓犖風聲聿承緒業種學績文能自樹立點額燒眉飛步禹門珥筆螭堦銜香禁垣騫于粉署笠轂裴翻出入臺閣十有四年皀囊白簡風霜凛然密侍喉舌出納罔愆叅政夏官按節海西去思北原復入金閨秋官地部右侍是職

湖西棠陰京兆柳色厥有聲績庶徊于國甸甚伏鉞
列郡覿德水衡亞卿錦衣併按執玉金臺慰聖香案
受命花山扈衛翟輦刑部冬官卿月更高寵秩之加
前後是褒判于敦府錫命獎勞高居耆英十載于今
五福幬躬舉世所欽位躋一品齒逼八耋康寧考終
於古疇匹某等俱以齒爵與列一籍敬修薄具庶幾
歆假

祭判敦寧府事李輅文

惟公天潢別派仙李餘枝劉向傳經得游夏之學宜
衛射策決晁董之科始點額於龍門終揚名於鵷路

立螭頭而珥筆侍豹尾而銜香錦帳榮笠轂之郎題
輿佐襜帷之幕薇垣柏府聲名凜然於清霜騎省銀
臺步武清高於丹地伏西海之玉節分北亰之銅符
再入喉舌之司存兩經地秋之右侍湖壖坐召伯之
甘棠京兆走張敞之垂柳尊周畿之方伯續鉞是持
列漢衛之亞卿錦衣兼按捧香函於北極扈翟茀於
西州刑部冬官上星辰而聽履敦寧樞府紆簪綬而
飛綏又踰齒杖之年高踐耆英之會宿德元老正色
歸於畢公峻秩崇班萬事問於伯始典刑之一云何
終謁三醫達尊者三畢竟不遺一老位不滿德天縱

靳拾三台福必傳家笏應留於丁世安排處順生榮施哀某等俱以下僚獲瞻大雅今將安仰不亾者存冀假英靈祇陳菲薄嗚呼哀哉

五山集卷之五

五山集卷之六目錄

敎書

告由文

啓

歌謠

太祖太王影幀自寧邊移安于全州時

箋

謝宣賜酒樂箋

正朝賀箋

冬至賀箋

謝賜酒樂箋

大殿誕日京畿監司陳賀箋

表

謝觧送入口表

謝賜弓角焰硝等物表

上樑文

引

露布

五山集卷之六

教書

延城車天輅復元著

故右議政俞泓功臣教書

功在社稷曰勳式叅盟府申以封爵之誓仍勒景鍾舊典是遵新綸斯播為垂奬飾用賁泉塗具官某厚德鎮浮宏謀經遠鍾五岳三光之氣江漢炳靈禀九丘八索之文詩書舊業和嶠之節落落叔度之量汪汪策名分丹桂蟾宮通籍躡青雲鵷路珥筆螭頭藏室銜香鳳尾瀛洲粉署錦帳鸞飛薇垣柏臺騰踏華潘輿暫屈股肱郡懷陸疏屢居喉舌司卿月幾照六

聯將星頗兼四道勳優再策秩視三台朝廷擬諸耆
蔡士類覩若鳳凰典刑不及老成共推宿德勳業最
高儀則爭須先知國有人焉世稱長者當　寧考遣
羅百六政秉輿流落三千人莫敢言而盡言冀回
天聽心期有國於無國擬鎮民情白首扈日御龍巡
丹心竭海堧鰲戴存亡危急之秉濟險阻艱難之備
嘗遂覆金甌爰升玉鉉絲綸寄勿之克迪帷幄綢繆
之孔殷追寡德之撫軍大夫跋涉仗多材之執靮哲
匡夏虞以鼎軸分司委任隆重擁干旌獨堅步武清
衙捍我于艱奔走先後傾時之否出入周旋不惟徇

國之良臣可謂救時之碩輔逮兩宮之各警蹕亦一
年之弥訏謨于時天不慭遺異日民猶想望矧予不
忘元老以卿更列殊勳是用參周典之門闕徵漢儀
之印綬以言以力懋賞懋官云云於戲國有其章忠
無不報勒鍾鼎而畫形像垂竹帛而顯姓名倘九原
魂魄有知庶五品臣功無歿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沈忠謙功臣教書

言曰勞力曰功懋烈克輸乎峻節析之圭儋之爵疏
榮允荅乎殊勳渙號寔發彛章賁飾窆垂泉壤具官
某風神秀朗氣崖魁梧聲名繼荀氏之八龍蘭薰桂

馥文彩傾薛家之雙鳳玉潤金輝脫身紈綺膏粱立脚詩書禮樂文章餘刀德業兼資兆麟角之科鵬搏莊海壓龍頭之膀鯉化禹門歷象不是爲恩秀出皆由自致皂囊白簡風霜字挾抨麻鰲極鑾坡日月光懸視草華瀛淸貫世爭歆艷㗶名錯節盤根人共推賢利器險夷之節不變屹砥柱狂瀾內外之職咸宜阜韋弦求俗徂茲封豕之薦食越厥六龍之播遷執羈靮扈從 寧王不失流離顛沛矢訏謨周旋行在備嘗險阻艱難堂堂徇國之忠蹇蹇匪躬之故洎予受命監撫賴卿分司護持奉廟主露宿風餐辛苦拖

薪馮異避妖氛劍狀矛淅勤勞封殷介推惟知急病
攘夷不欲玩時愒日逮天兵濯征餘孽即鑾駕反正
神都惟卿是寧考之茅旌 寧考托惟卿以笠轂
關中蕭丞相無論轉漕調兵幕下張子房勿替運籌
借飭忠勤益著功緒尤多故歆至而策勳乃分茅而
裂土茲 先朝有寵其贈也差積伐表食其報焉矧
今賞從之恩榮視古酬勞之典則論功有殊輕重報
德無間爬生是用印綬漢儀式將門閥周典云云於
戲鄭食其已沒追念之思可忩趙充國云亾節圖之
詞合誓河山之若帶若礪誓以終始子孫之爲公爲

俟綫之福祿慨九原死者不作俾五品臣功以分庶
勿墜於鼎彝冀永存於竹帛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告由文

上尊號告　宗廟九室文

昔我　寧考遭羅陽九乃用西遷爲適父母曰予小
子恭厥監撫受命周旋奉　廟社主惟厥有臣奔走
宅後承　聖皇勑庶幾無咎茲有分寸以效負荷逮
夫復國天亦悔禍緊賴　寧考帝力是蒙青社不屋
我　寧考功考亦罔功　列祖在天矧予眇末敢叨
祀先乃至今日羣臣合口重與之績歸義小子小子

不敢指畫以拒庭請浹月朔以得許迫不得已冢欲
勉從至揭徽稱以侈䀹躬有覥伊久依違而已是用
有事歷告所以
啓

代人乞鷹啓

令心發狂畋獵曾聞於老子下韝命中翱翔頡借於
良鷹敬擊閣鈴用申等牘伏念某雕蟲小技捫蝨當
談折旋螘封蹄玉不聞於王馬扶搖羊角翼雲未化
於莊鯤元非景升之牛政似羊公之鶴堪憐雌伏誰
信雄飛身失趨庭鯉名孤題於鴈塔自經喪亂鷂

鷦詎定於一枝久作棲遑騏驥尚思捨千里長吟窮鳥之賦每詠孤雁之詩鶴髮在堂已迫西山之日烏隙反哺徒傷寸草之心滑瀡難供旨甘常闕室蔑王祥之雀水空姜詩之魚溪感夜殺雞之茅容多慚食含肉之考叔啜菽飲水雖若甘以盡懽馨膳潔餐局如誠以養志姜子路百里之負米愧魯參三釜之及親況非肉不飽之年豈羹藜含糗之美欲薦盤中之儁味徒憑代北之奇毛臂蒼牟黃非日暮歸而喜擷孽鮮充臛豕言色難捨末原伏惟先生丹穴鳳雛金臺駿骨禽窩中一鷚蚤飛孔融之表賢嶽底雙龍曾結

雷煥之知已屈龎統之驥足分漢庭之虎符鴻鵠不在於雲霄鸞鳳來棲枳棘猶嫉蒼鷹之獄吏克疏驄馬之刑章重泉集王阜之鸞潁川下黃霸之鳳蝗不入犬牙之境雉亦馴童子之業臥以治之坐無事矣似聞架頭之神俊奮迅鞲上之鋒稜鉤翮鐵筋固非凡鳥金眸玉爪乃異家禽望似愁胡立如植木一生自獵幾驚狐狸之羣百中爭能耻逐燕雀之輩傳玄之賦在即杜甫之詩何如縱無博鵰之才竊有得儁之意惟明公專城以養摯一鳥製鞲爲功伏望念我爲親之誠憐我假翼之懇輟以相贈略不吝情則

去舊就新物應戀主人之恵養飢隨飽掣我亦謹傺
鏇之紲羈自臂以歸何心作謝會擊雛鷃於曼澤肯
眷狡兎於平原不學賈大夫之如臯無愕潘安仁之
埋翳雉膏可食光生藜藿之腸鮭菜寧論色動郗苔
之饌是從公賜足慰吾親詎能望焉敢布心也

三月初六日上使生日啓 代遠接使 五峰作

五百年之名世載迴初度之朞八千歲以爲春願罄
遐齡之祝永錫難老不顯其光伏惟江漢炳靈圭璋
令望養鳳毛於丹穴系出相門躡鶴路之青雲利賓
王國標舉風塵外物骨法神仙中人視草鑾坡被薦

大蓬之主剡銜寫鰈域爲綠少海之波澄同萬邦之頌堯共二聖之八蜀況見石麟之天降又丁玉虎之晨鳴春服既成政値浴沂之節壽觴屢舉應思祓水之慈凝燕寢之清香動歎祀之喜色伏念周旋是奉使价非才瞻紫氣而拜塵纓愧簡子鳴玉之相仰皇華而望覆請輸史克獻詩之心

歌謠

太祖大王影幀自寧邊移安于全州時路經平山平山校生獻謠 為縣監崔挺雲作

聖神二百年而如在精爽儼然天威咫尺地之不違

睟容宛爾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在處神明
之護持攸祖黎庶之扑履恭惟　太祖康獻大王殿
下漢高三尺周武一戎回義旗鴨水之濱革命而應
天順人定神鼎華山之下開基而體國經野琛圖肇
固寶曆靈長不但衣冠藏寢殿乃惟像貌寫在官
家盖將永鎮青丘亦用章追赤帝故奉安於五府俾
垂睟於千齡遠封承之爲讐金甌瓦裂奄全州之失
守王殿灰飛幸保衛夫影幀得妥靈於乾孚恭惟
殿下止戈爲武守位曰仁繼體守文拓幅員於有截
奉先思孝恤備享於無形爰復舊於慶基遂鼎新於

複廟輟非所於西邑龍衮九章歸永寧於南方驛程千里浦里之雲烟動色讖都之草木生輝况所歷之川原左纔縈於耳目臣特面墻末學耳食拘儒沐滲漉之餘波生成天澤想威神之靈聖瞻拜道周下拾身言上呈口號詞曰　聖祖儀容肅文孫孝德純懿移餘十載永妥卜千春特地天心悅沿途物色新鮮民共蹈舞遭際我　王仁

箋

謝宣賜酒樂箋 代書堂作

秩筵盛禮聿修養國老之故規廣樂香醪猥沐自天

中之新渥受恩感激拜命兢惶伏念暮景殘生先朝舊物老將至而耋及尚厠鳧趨德不逮而位高曷堪致負只合懸車而引退詎宜齒杖而造朝竊惟 祖宗以來肇設耆老之所多儀及物之享備盖取諸周愽史乞言之禮存克遵五帝祖玆單閼之起廢乃有

寧王之賜寵何幸玆辰又行厥事豈料便藩之寵錫特紆宴衎之恩榮千日十旬黄封出上尊之仙醞萬舞九奏紫庭下大晟之咸池貺中心之是嘉侈上賜之已極既飽以德式燕以敎白髮蒼顔共醉仙桃之春色翠緌朱紱爭輝化日之榮光得娛餘年以示

今夕伏遇新服厥命肇申舊章儀周雅之典刑考成
乜重事魯侯之耆耇明神與恭爰推善養之恩用暢
均懽之意遂令衰耋獲覩稚容敢不益祝後天毋忘
此日學璦假息難強筋力於周行擊壤偷閒耐可歌
謠於堯世

正朝賀箋 代尚州牧使作

夏正建寅聖德叅亨於五運斗杓揷子天心復見於
一陽瑞靄叢霄懽聲環海恭惟重華協帝下武繼文
安鰈域於覆盂於今爲烈亨鴻名於鏤牒視古有光
玆當添線之辰益暢舞衣之化伏念臣叨分漢竹屢

蔓莞蕢身滯南壖迹錐阻扵慮藻心懸北闕誠倍傾
扵露葵

冬至賀箋 代尙州牧使作

麟經記夏盛時方泰扵撫辰鳳曆戒春嘉會再臨扵
獻歲非烔穆郁佳氣隂蟠恭惟至道無爲玄功不宰
迎日推策卜軒帝之體元勤崇揚休邁漢皇之建禰
紘俍八風之决益膺百禄之升伏念白首魚符丹心
象闕則衣冠拜縱違蹈舞扵新正布寛大書謹奉教
條扵舊令

謝賜酒樂箋 代海平府院君作

養老引年優玷膠庠之盛禮上尊廣樂戴沾宣賜之
湛恩醉飽爲榮抃呼知感伏念先朝黃髮昭代素餐
祿重位崇俯仰久慙簪履耋嗟耄及老成終愧典刑
幸蒙大造之不遺獲覩中興之無競存講耆英之故
事一遵邦國之令章聖情軫自天聿追善養嘉貺紆
此日克下匪頒九醞酴醾暨御厨之雋味六成曲度
分法部之從伶惠溢需雲猥荷優蕃之寵輝生菌杖
叟增蹈舞之懽伏遇武烈丕承文思光被魯侯敬耆
兼肅恭於明神漢帝問高逮錫予拮鰥寡遂擴割牲
之羨意與葉就木之老臣敢不頂踵報酬心肝銘佩

禮難供於筋力縱邁殘齡事可補於絲毫不辭晩節

大殿誕日京畿監司陳賀箋

乾坤合德迺寶曆之千齡日月齊光祝聖人之萬壽蓋霄瑞靄亘域歡聲恭惟堯舜以仁禹湯罪已克纘生商之績長發其祥茂膺履武之休於乎不顯虹流兹値川至益膺伏念猥以樗材叨持鴞節鵷鷺行隔迹雖阻於鳧趨葵藿心傾誠倍深於鰲抃

表

謝賜送人口表

廣運欲並生哉鴻澤普露於宇內弱喪知所歸矣命

丘得遂於海隅肉骨之恩頂踵何報伏念謹修侯度
忝備藩維仗皇威而復侵疆不失舊物續邦命而收
餘燼僅保殘民徂茲危難之阽身致此瘡痍之瑣屑
繫絏或未堪牛馬之役漂沉幾不免鯨鯢之吞莽逢
累年幸踐中華之境土水陸萬里言旋下國之鄉閭
往蹇來連賴我天地父母先咷後笑樂爾兄弟妻孥
兵官籍伍而添丁版部編名而增戶俾食力各仍其
故業用寬徭咸定其新巢伏遇堯大舜明禹勤湯敬
東西漸被仁風遠暨於龍荒終始曲全覆露特偏於
鰈域至令異俗之氓亦沐同胞之化臣敢不揄揚帝

德憑廟王靈守在四夷庶罔僭於屏翰以安百姓期
勿替於撫循

謝賜弓角焰硝等物表

楚國復由特荷王靈之遠及帝德廣運偏垂寵錫之
頻繁息出匪頒感滋銘佩伏念蔡泣繼血越恥臥薪
保合瘡痍頼上天仁愛而肉骨吹噓灰燼借陽春煦
休而炎烟僅能祀夏於一成恨未亾秦於三户然力
罷弊甚自振故虜強無以于襄豈圖字小之睿謀益
軫固存之聖慮發帑藏周府勑禮部賜予銀泉通闗
市漢官許陪臣貿遷軍實洛腦燕角散考工之良材

焰硝石硫分武庫之長技繕荆人石投之頭資孫子
火攻之篇矧茲什物之與俱衆是五兵之利用紆皇
眷受異數極知雨露之遍身除戎器戒不虞詎意蠢
蠆之毒尾悉索獘賦當封豨山之尸願假餘威請奮
澠池之翼頂踵難效手額何言伏遇文取止戈義兼
舞羽海涵地負萬方帶安於覆盂雷厲風飛四夷震
疊鼓撥鐲肆臻陸讋而水慄永底乾清而坤寧式貊
音於綏懷克寒猶於成貸遂命疏遜之外服獲被姱
妒之榮光敢不衛足守藩誓心滅賊策功敵愾竊期
報宴旌彤弓奏凱獻俘但擬先驅於白旆

請冊封王世子以定國本表

有子未知誰立擇賢方急於克家幹父之蠱用譽以德宜先於主器惠徽福於社稷冀乃命于帝庭欽惟一視同仁四征不享柔遠能邇威加九夷八蠻推亡固存德邁三皇五帝况卹濫而錫羡允勒崇而揚休顧惟小邦之不天曾恐托身之無地王靈遠及頼興滅而忘亡楚國復由得開基於受燼立我莫非爾極及波揔是君餘第念人心之危疑尙虞國勢之杌隉遂免之分未定析薪之荷誰堪肆叫閶而血誠懸委褒於付托知子莫如父雖微謝氏之芝蘭亂世先有

功措選劉家之豚犬非日廢長而立愛若云埋璧而
請神克敬惟親不疑何卜越泰伯而傳季歷乃周邦
立賢之舊規進莊獻而混議寧即我家得賢之故事
矧茲兩兒之擁樹幸矣一个之肯堂廟社之功烈攸
存臣民之顒望所繫五倫之親天屬何嘗輕重於愛
憎一氣之菌鴈行未是取舍於逆順俱以宗祊之重
寄必於似續之元良是用循左海之與情要將瀆北
辰之清聽心爲此於定國念在茲於與賢吾無間然
豈有他故伏望明見萬里廣達四聰爰降紫泥之書
應言作命俾鎮青丘之社宗子維城則宣王立魯兒

所以爲達少之典晉人奉周子姑舍是不慧之兄先
祖有依歸足以愜羣黎翊戴之感儲嗣所樹立亦能
絕諸子覬覦之私一國以安萬世永賴臣謹當益修
恪謹彌篤忠貞簡在帝心式勿替得專之斧鉞以間
王室頗無怠改爲之緇衣

擬宋知潭州南嶽廟朱熹請加意本原之地以
應天下之務表

王位在德元作孚克合於正始君心爲化本成務盍
蘉於所先不命其承有裒必達欽惟在躬歷數協帝
重華出震三十年率周文世子之法秉乾九五位履

夏為天王之尊四海翹心於舊邦萬民拭目於新政
光天之下如日方中第念聚辯之功未臻敏修之地
聖心獨詣纖凝神於典墳至道多方或游情於老釋
記誦華藻寔徒勞於空言寂滅虛無又何補於實用
顧惟帝王之惟數心貫本末於常經堯舜禹湯心法
尚存於精一詩書禮樂淵源未沫於古今蓋推格致
誠正之一端以極事物云為之萬變此其遠者大者
曷不念兹在兹本立道生身正而罔有非正形端影
直君仁則孰敢不仁於緝熙單厥心易見成王之日
兢念終始典于學足知高宗之德修矧未復九世之

讐而尙多四郊之壘迪上帝命旣負丕責於聖躬付中國民所以濟望於今日故撥亂傾否之策即旋乾轉坤之擭然力行之何如式誠求之不遠若不先本而後末詎能泛應而曲當伏望澂心定靈絶華務實乾乾夕惕加存養省察之工夫孜孜日新致高明廣大之闢闔則姸媸畢照如臨瑆鏡於眼前毫髮無遺若指璿璣於掌上何患萬機之輻湊只憑一心之衡懸臣謹當叟進芻蕘益稗塵露掌封疆祝聖微誠豈後於華人從縣道上章危懇請先於悔福

上梁文

校書館外館重剏上樑文

周王策府是道家之蓬山漢帝書林即老氏之藏室
古稱秘閣亦云芸香圖經所以委輸典籍是之自出
我國家百年積德三代以仁重道崇儒廣闢學宮之
路尚文韜武式廓詩禮之門克追石渠之風乃設典
校之署古今書之彙聚爲云唐四部之多內外閣之
分張無取梁六庫之積範銅爲字萬紙日傳鋟梓刊
文四方雲委户户藹詩書之習津筏於茲家家溢絃
誦之聲筌蹄在即粤自島夷之荐食剪爲城闕之丘
墟惡甚楚氛百司掃地禍逾秦火六籍揚灰逮漢運

之中興歸魏風之正始衣冠返古文物惟新矧茲載
籍之印領左轄聖明之宸念只恨寓官於閭舍每患
結搆於公堂雖未就北闕之中內司克復姑可遵南
山之下外局是修爰鳩材而僝功翬鳥革而經始伐
惡木剃奧阼芟夷蘊崇餙廢砌繳毀垣整頓潤色有
是眼前之突兀無非心上之經綸聿新鼎盛之規模
重覩泰平之氣象茲蓋提調禮曹判書兼大提學李
相國諱廷龜人物唐虞以上文章游夏之間憂國忘
家參所蓄積開物成務是其緒餘吏曹參判宋公諱
淳杞梓良材圭璋令器陳力就列肆二公之同寅白

首丹心日兩美其必合九此修舊而起廢良由體物
而寫謀經之營之雙虹並舉完矣美矣六偉齊歌
兒郎偉拋樑東栽嵳一髮亘蒼蒼叢遥見白雲橫積翠
扶桑彩旭射天紅
兒郎偉拋樑西弼雲迢遞與雲齊向夕氣佳來枕席
不知天外織烏低
兒郎偉拋樑南萬壽山高碧玉簪嵐翠撲衣風拂席
非關拄頰懶朝參
兒郎偉拋樑北作鎮華山高峻極岧嶢石色俯長安
三角晴雲連暮色

兒郎偉抛樑上東壁祥光垂泱漭皇天端爲表文明
太乙夜照青藜杖
兒郎偉抛樑下大庭何須萬間厦要看白虎較異同
始信昭代多風雅
伏願上樑之後日月光華乾坤貞觀聲名與虞夏同
風禮樂共商周大備國勢安如磐石泰山四維黎民
登於春臺炯火千里太和之化至道其凝

訓鍊院重剏上樑文

戎兵克詰警戒無虞風雨攸除隱芘所賴雖當靈臺
偃伯勿弛干戈省躬況此重修而斬新豈宜姑息而

仍舊翬飛在即苟美如何不張鼎盛之規模曷贊叅
平之氣象我國家止戈爲武守位曰仁減五登三文
物殷地龍六爲七聲名動天四時之玉燭自調一國
之金甌罔鈌然遠慮迨天未雨肆夏官練士勵兵安
不忘危事必有備故作惟揚之所用開乃習之方占
營室之星文土圭都內就奧區之地利棟宇城東所
以除戎而即戎斯爲飾怒而繕怒漢家平樂觀壯麗
亭論魏氏華林園敞間莫比四面千步金埒翻碧王
之蹟九節七章彩雲發青茲之羽士爭賈勇人各露
才佚以明之粤若教成拮卒伍此其選也亦將獵取

扵雋賢忘戰必危兵家之戒敢忽得人左國禮羅之
張足徵夫惟聖朝之設官不但大事之在祀歷年二
百載式至于今武士千萬羣不下扵古洸洸江淮之
保障赳赳公侯之干城不有憑斯宇之鳥跂固無集
遠方之鳳逸往在執徐之歲乃遘弁服之災楚炬傷
心叐几箕疇之二曰恭灰慘目竟歸佛說之一無幸
傾否而亨屯得天旋而地轉宗廟除狐兎之穴宮城
掃豺狼之巢庶事雖草創而未遑武儀在所先而當
恁迺經營扵舊址遂結搆扵前規剃去荆榛洗空灰
燼然而役瘡痍之孱卒收拉擺之餘材僅成一屋之

懍懍不暇九筵之制度可惜十年之突兀坐觀棟撓之凶詎將一木以支撐恐致榱崩之壓於是大司馬月沙相公留心革舊銳意鼎新本院諸官詢謀僉同曰彼頖宮重刱之資爰自韋甫共貞而作丹楹刻桷複廟重簷斯院獨不然吾儕得無愧罔分少力多力勿問有官無官各捐輕重之財以廣報施之地是用鑽龜克恊方鳩僝功千尋名材非一夫之手援百章大木是萬牛之首回白鹿貞松偃蹇秦王之水青牛文梓縱橫匠氏之國工倕善斲於斧斤王爾妙揮於剞劂棟楹梁桷各得其宜欂櫨株檽不愆于素厥宇

業業而納月渡檐眈眈而剜雲魚鱗之萬瓦差差鴈齒之層陛嶾嶾取重爻於大壯作者甚勞若華搆之中天成之不日廊廡軒欞之奕奕列署星分丹青堊黑之煇煇諸房霞駁幻出潭潭落落轉爲實實枚枚于時笠轂試才競蓌較藝鶡冠濟濟魚服煌煌逴五丈之虹蜺列兩行之鵝鸛六花八陣正正堂堂三令五申雍雍肅肅逸驥動風雲於素帖神珠驚霹靂於彩毬雲長之龍劍拂霜翼德之蛇矛耀電逞穿楊貫蝨之技巧刮更鼠售扛鼎揭旗之能力傾任鄙又如享黍稷於禰班百辟而受釐祭嵩丸於庭出九成而

賜樂周禮大比之法得儁於三年春秋討實之儀蒐
乘於四季軍容與國容齊壯兵氣共士氣一揚茲爲
講武之場何必翹賢之館事非得已人謂斯何共樂
雙虹同歌六偉
兒郎偉抛樑東扶桑何處大荒東五色彩雲開碧海
金鷄飛出九天東
兒郎偉抛樑西濛汜茫茫大地西若木長枝連萬里
殘烏飛下半規西
兒郎偉抛樑南天池浩蕩隔天南誰見大鵬千里背
摶風羊角政圖南

兒郎偉拋樑北紫塞氷天窮髮北漢將雄風大漠空
胡兒不敢窺關北
兒郎偉拋樑上碧落之中赤雲上旄頭芒盡海氛銷
招搖不動銀河上
兒郎偉拋樑下日月東西天上下蟭螾成響蛟生風
極目平堤旗鼓下
伏願上樑之後將才輩出鼎士賁興學劍白猿萬人之敵受圖黃石六韜之符班超虎頭自當飛食肉李廣猿臂詎恨不封侯鎖鑰北門榆關絕南牧之馬斬鯨東海日域輸西獻之琛倚萬里之長城見三邊之

高梲何須千間廣廈庇寒士而懽顏只用四維叅山
安大邪如磐石長新守宙永鎭金湯白

大隱菴上樑文

名可非常名必有命名之跡隱故不自隱寧無大隱
之居只取苟完休論烏革芝峰箕裘繼葉氷蘗傳家
筆力援山搏昌黎之虎豹文瀾倒海掣老杜之鯨鯢
折丹桂而登英青雲白日曳翠綏而通籍玉署銀臺
北斗之名雖高東山之志猶雅在風塵而瀟灑戀丘
壑而逍遙然自期堯舜君民未敢便泥塗軒冕不爲
絶世而離俗長往山林但欲和光而同塵相隱城市

潤色廬仝破屋發揮孟浩廢廬風雨攸除琴書有托結廬人境車馬之喧既無作舍道傍行邁之謀安用規模縮小麓非過把茅之打頭面勢安閒儉不陋環堵之容膝屋上之烏亦好門前之駟可容斷逅招之古詩揭華搆之新扁紅塵紫陌可能卜地幽棲白水青山不必深叢鑿谷避世金馬何如方朔之陸沉蔵名蠟拔奚取鄭生之吏隱獢詡未開於三逕班嗣自適於一丘是知無江海而閒絶勝觀魚鳥之樂二一室之内專偃仰於菟裘百年之間寄功名於蝸角㬎不日樂全而得志乃有見德隱而存身燕雀式賀於新

成罷羆合占抃吉夢請申張老之善頌用繫斯干之
雅詩並舉雙虹齊歌六偉
兒郎偉抛樑東巍嵯高揷半天中曙色漸分寒樹外
日光先射小窓東
兒郎偉抛樑西玉闕玲瓏碧瓦齊鶴駕罷歸來香滿袖
夕陽移在鳳城西
兒郎偉抛樑南萬壽山光隱翠嵐頂近高天根厚地
龍盤虎踞鎭維南
兒郎偉抛樑北華岳入天無石色遙看北斗宿層巓
夜夜丹心長拱北

兒郎偉拋樑上上獻文章光萬丈箇中綉虎擅詞場
手接天河九天上
兒郎偉拋樑下隊地栽花課多寡燒香爭坐讀黃庭
時有清風來帘下
伏願上樑之後乾坤不夜草木長春衆芻滿床捴是
克家之華胄貂蟬盈座無非活國之高才風雲際乎
一時河海潤乎九里家封千戶祿食萬鍾宇宙間好
作閒人名教中自有樂地得子美萬間厦寒士大庇
歡顏臥元龍百尺樓老夫未除豪氣

訓鍊院重剏上樑文

伏以克詰戎兵戎象緯之參伐以待風雨知厦屋之帡幪刱茲革舊而鼎新乃用起廢而補漏非自先所後也蓋將有以爲之國家積德百年同風三代茂實英華之遹駿聲明文物之尾溈不惟俎豆之容魚魚雅雅抑亦軍旅之事正正堂堂爰開繕怒之場求作克秉之所惟僻城東之塵土天分都內之星辰層增虞庭敞潢家之平樂厚棟大宇巍巍氏之萃林虎騁冠所以會同熊羆士是之自出耀威稜而講武事非徒都肄郎獵賢俊而品驍騰可謂能得士夫惟教倢即此筌蹄頃者海水羣飛鱷鯢翼鼎長鯨封豕詐當

若合之吳鑿齒磨牙未艾憑陵之掀金湯失險痛斯院之揚灰城闉生塵但遺基之敗瓦乘輿反正雖庶事草創之未遑笠敎掌兵尚六師張皇之是務臥薪嘗膽即越王句踐之秋比干立矛政魯侯誓師之際討軍實於楚子除戎器於義經第緣華構之丘墟每患千櫨之暴露豐蔀見斗隱庇不亦難乎帟幕排雲開張良已勤矣大司馬是用成也毀也指掌上之良圖經之營之示胷中之全屋基仍溯始之舊拓無論前堂後堂材取拉擇之餘斷何擇陽木陰木棟楹榱桷各得宜而半葺惡黑丹青間用彩而絢爛不彫不

斵匪佽匪奢岳鎮淵渟雲興霞蔚神扶斗拱濕輕煙
於旋題星鬪簷桀納行月於反宇森青冥而欲雨䒷
白日而生明㕦齒之堦參差魚鱗之瓦鬉積於是逮
虎牙罷崇山之霧吹盡角空護霜之雲冀馬龍驤跪
四唐而角壯緣毬星轉騁廣塲而埒能彎繁弱摠忘
歸其爭也君子擁鈚矛挾雄戟或赳然丈夫覓彈雷
激而風飛神劍電翻而雪落扛鼎揭旗之士魚頡鳥
附投石超距之人蠭屯蟻雜至若戰藝賈勇超乘先
登癸嵩尤百僚受鼇習軀劉萬民動色用春秋大閱
三軍可使即戎法周官太庇百夫為此得雋臧五衛

之師律同違孫子之五申整一國之軍聲不僭周王之六歩是皆大者其可忽諸非結搆無以容不壯麗無以鎮眼前突兀取大壯者如斯堂上指揮在中軍之作好爲虎幄扵籍圍未必求衛倢之令名合魚麗扵鸛鵝若宜行楚邪之戎陣四載干戈之灰燼一朝木石之支撑責在隨時成之不日張老獻頌美矣輪斯干作詩如翬如鳥凌雲觀上須標韋仲將之書銅雀臺中會見陳思王之賦蕭賓王以落元非汴州之水門聚文武爲懽詎是金陵之釣渚恭輸燕賀助舉虹樑

兒郎偉抛樑東鳳城千堞畫圖中萬里海天騰浴日
峨嵯山角彩雲紅
兒郎偉抛樑西撲地紅塵萬井迷目斷曾標天一握
弼雲横帶斗城低
兒郎偉抛樑南紫閣晴雲白閣嵐如畫秋光濃欲滴
不知殘日半規銜
兒郎偉抛樑北九衢隔水如弦直回首三角出雲端
鶴背寒天來遠色
兒郎偉抛樑上天外明星垂玉帳排風萬里大鵬飛
碧海驚雲衝月浪

兒郎偉拋樑下平堤滅沒千蹄馬落日蒼茫照大旗
提刀獨立何爲者
伏願上樑之後萬室安閒四郊寧靜鯨波帖滄海蠻
酋執贄而來庭狼烟寒白山戎醜獻琛而款塞蟠
良士響臻方叔之壯猷赳赳武夫輩出雲長之勇烈
共贊中興之功業咸揚大雅之歌詩

引

送李提督詩并引 乙未十二月初七日應製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而可武有七德所以禁暴之經
肇從習用干戈蚩封之血千里蠭至交爭金革蝸角

之戰三年苟非上兵之伐謀邪是丈人之無咎用凶器不得已也倚于城豈徒然哉是故熒惑招搖掌帝機拮揮天上狼弧參罰動星文斬艾人間而況國之大事在戎將者三軍司命師出以律兵義者上後用陰前用陽說進退於越絕四曰將三曰法著事情於計篇纔分荀子之論兵獨照劉生之指武聞上古推轂馮都尉引魏尚於太宗拜大將設壇蕭相國薦韓信於高祖是知君必擇將德不觀兵微憑仗不世英雄曷樹立非常功業封狼居臨瀚海霍嫖姚揚武烈於寘顔勒燕然焚龍庭竇車騎耀威稜於沙漠柱標

漢界馬伏波名彰桂林箭定天山薛仁貴功高榆塞
蒙恬威振塞餘萬里長城李牧智能趙賴百金戰士
良以用賢無敵趙由得人者昌猗歟 皇家堯步舜
趨禹馳湯趣文物殷地聲明動天騰茂實蜚英聲襲
六爲七鳴和鑾揚樂頌減五登三禮樂百年執玉帛
者萬國衣冠四海舞干羽于兩階廣德恒威陸讋水
慄遠來近說大畏小懷聖迹滂流湛恩汪濊玉塞絶
乎狼糞金戈戢乎虎皮聖人之兵道德麗而仁義準
天子之劒晉魏脊而周宋鐔罩八荒之武儀矢四國
之文德風后山稽力牧夯符将率之轄門伊尹傳說

周公調鼎宰衡之台鹿鍊補天之五色陳恭階之六
符贊內修而外攘化東漸而西被提督公山西將種
薊北人英萬傑千豪拔雲霞秀麗之氣像五岳四瀆
鍾天地毓靈之精華虎頭食肉之班超猿臂善射之
李廣趙雲身都是膽許遠貌如其心顏高之騂弓六
句翼德之蛇矛丈八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劉
白猿乃有風雲之助化鯤風翮扶搖莊子之天池希
驥霜蹄滅沒穆王之玉府蔚作萬人之敵蚤封千户
之侯王翦儲少貢之熊兒李愬繼老晟之虎父吉甫
文武推國士之無雙郤縠詩書服卿才之第一宵中

雲孕皮裹春秋揮毫則字挾風霜摛藻則唾成珠玉六韜三略不惟游刃於庖牛八索九丘且復運斤於郢臬周詩克詠乎虓虎渭獵何勞乎匪熊撥齊斧豎闒門運籌帷帳之裏違崇牙開莫府折衝樽俎之間駕海紫金梁迥鎮戴山之鼇首擎天白玉柱遙撐錯地之犬牙一家父子之榮分茅裂土三珠昆兄之貴拖紫紆青草木亦知姓名乳武龍德麒麟曾畫形像展也虎臣無智名無勇功誰出其右有先後有奔奏莫之與京飲月支頭業已封山而刊石斷凶奴臂也應掃穴而犁庭匆伊踏碎賀蘭不但削平穹幕勳藏

盟府績載景鍾項者小東鄭國不天楚邦無祿宇宙
慘黷海水羣飛彼海豨之憑陵剽吳虺之荐食蠶囊
有毒豺狼無厭鋒蝟斧螳磨牙吮血虔劉我百姓窟
穴我三京灰燼我園陵丘墟我城闕邦家魚爛山崩
川竭之菑鬼神狐傷刀痕箭瘢之白骨于時我寡
君越在草莽備嘗艱難龍灣愁句賤之棲鰈域痛絕
佚之去倦極實呼父母生成式荷乾坤楚臣哭秦庭
不待七日越入訴漢闕猶飛一書聖天子乃興滅仁
紓固存德廣司馬是命虎螭其師張周禮九伐之威
盡太公五選之法拮是大人擁大將之旗幟劢武庸

之甲兵沓漢皷於雷門伐秦車於暢轂受多筭之廟
略整不犯之軍容六步七步不憖千夫百夫其誓大
旆未離乎鶴野前茅已拂乎鴨江甲胄秣陵轉迅雷
於樂浪蘿水㳌旜清迥霽夕雨於析木扶桑北落明
星散青天之芒角東來紫氣際碧海之波瀾睥睨則
日月回光叱咤則山川動色兵從天下虜在目中萬
馬雲屯朔氣吹於金鋑一軍岳立寒風生於鐵衣批
亢擣虛占兵家之勝勢陳師鞠旅肅部伍之威聲蹴
平壤之孤城扼羣兇於窮壘月暈之圍三匝雲梯之
設九攻常山之蛇陣縱橫即墨之龍文照耀湜雄圖

拒闉薄試長槊拒火攻列戟而高鳥休飛揮戈而白
日反舍斧石星流而蠢駭鬼彈電激而霆翻顛考叔
取蝥弧而先登秦堇父帶斷布而賈勇八月太白星
晝滅狄之祥貫日長虹天借攻城之利正正之旗堂
堂之陣莫我敢承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有征無戰疾
雷不及掩耳彊弩猶射潰癰聲崩距鹿之沙氣振長
平之瓦壓泰山以鳥卵爾何堪之焫烈火以鴻毛必
無事矣役不再籍策在萬全漢卒星羅蕭人宵潰摧
枯拉朽若破竹而誰當斬將搴旗甚建瓴而莫遏羊
羣四散虎穴一空碧落之雲下垂玄氷之水皆立蟻

蝨幸逃於湯鼎嫶[虫眞]或漏於網羅假氣遊魂僅保走險之鋋鹿膏鋒柴鎊猶餘入肆之枯魚大人乃屬橐韃而長驅執鞭弭而猛視館穀三日雄八九軍非不能擊其惰歸蓋有見戢而時動揚旌青木之躡喋血碧蹄之鏖黑稍將軍鶻如飛於一擊韎韋君子馬不止於三周妙矣詘信之權神乎勇怯之勢分合為變奇正相勝不戰而屈人兵法用孫武子之智常坐而役敵國利行韓長孺之謀難知如陰靜勝為正韋哉不祥之器罔玩為震之威要以攻心師直壯而曲老何嘗角力俾形格而勢禁漢水春風濯腥膻於疊浪

華山晴雪銷氛祲於層雲纔利執乎田禽奄毆除乎
室虎齊師班馬楚幕有烏十乘啓行元戎遂踰於鳥
嶺千騎撽捩左廣遠儼於鯷岑致勤暴露之竄卒端
爲簡書之相恤韙茲一捷之顧籍緊是三韓之復由
恩波需帝力之餘德澤沐王靈之及楚丘封衛衛忘
亾於新城夷儀遷邢邢如歸於舊國有此創殘之受
燼無非討伐之揚靈朝受命夕飲氷見葉公之內熱
左執律右秉斋聽周官之凱歌方將衛穆公之雕戈
執韓使之金鼓片帆無歸隻輪不返飲馬暘谷瀚底
掛弓冨士山頭寧知鳳詔之降書遠促虎符之反旆

毋褱靡及久鞅掌從事之獨賢式遄其歸忽驟翩假裝之先戒穰苴之約束回晉公之旌旗入漢關壯士長歌還京師充國振旅玉帳一去大樹誰攀黃鵠高飛碧雲何處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敵所懾扵臨邊有酒如澠有肉如陵覺報宴扵飲至鯉趨則箕裘之孝子虎拜則桂石之忠臣摧陷廓清之武功奇偉倜儻之畫策石可碑扵杜元凱圖宜讚扵楊子雲所可惜者鱷鯢之京觀未封熊羆之太兵先卷譽猶震風凌雨撤廈屋之帡幪巨浪洪濤失中流之維楫而況猘狗猎吠未艾咥人之凶猛虎不留難恃在山之勢

詎欲一掃乎妖孽必煩再肅乎餘威戒勿伐乎甘棠誓無忘乎嘉樹嗟夫去人滋遠戀德愈深卿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魁人龍虎想英姿之凜然蜀像可留摩門莫攀渴飢詎解於瓊樹瞻望長懸於玉繩茲以轍生貌攀東隅萍浮左海管中闚豹時見一斑之文井底觀天豈諳六合之大叨逢聖皇帝之覆露喜揖大元帥之英風纔未獲望履於猶龍尚欲思摳衣於附驥盛德大業倘能模寫而形容茂烈洪圖準擬鋪張而揚厲肆綴鐃歌之典用和鼓吹之聲況臨別而贈言亦賦詩而觀志類非吳札之縞帶有若鄭人之

秉章斐然成章不知所財於狂簡言以足志無寧溢
美於揄揚雖懟孔碩之雅章頌歸不朽之德次我靚
之于長慷衮衣繡裳徒歌曰謠鼓道擊轅應雅不止
阿好聊以竭誠詩曰帝命虎臣出師征之其征伊何
卉服于夷惟時卉服毒亂我鮮暴骨以逞不畏于天
帝用赫怒愍我君臣興滅繼絕字小爲仁王師十萬
如霆如雷薄言震疊指山山摧星壓箕都賊棄城走
一戰而勝三京我有威聲所暨草木皆兵有國無之
日月重明伊誰之賜天子神聖誰其尸之提督執競
天子之武惟提督是將天子之威惟提督是揚者昧

存亡以務烈所保大鮮紛於鑠厥與善之善者眞儒
無敵持盈定傾武不遠宅昔有南仲一月三捷今我
提督不威而讋昔有召公日辟百里今我提督盡地
而水赶趕提督天子爪牙凶奴未滅何以爲家桓桓
提督天子干城幹不庭方四出濯征伐鉞西討賀蘭
無雲彌節東兵鰈海無氛莫非嘉績克嚴帝心且旌
君伐式暢德音矯矯提督江漢載英食肉寢皮惟厥
先鳴急病讓夷義乎堨堨排患釋難勇乎佗佗蔚有
古風天下之首將門出將惟寧遠有父子之懿惟公
緝熙兄弟之難惟公白眉之庸之烈于常于鼎今茲

雋功一覞肯綮繫公是賴東社不屋微禹其魚我骨
於肉蚊𧍙之甌叏破其蟊數時繹思無遠四截方將
見可飮馬海波戎事未畢天竟如何師不可宿帝曰
來歸令尹反轅四牡騑騑昔公來思玄冥掌雪今公
去矣白帝按節風伯戒道雨師淸塵歎山欲野有銤
方神前驅首路白旆央央岳鎭海運肅肅戎行公歸
金臺名留桂海鳥奕千載是所以乃駭鯨不血鋤有
餘忿戢櫜弓矢止戈爲武明明天子恩普德洋幬載
九有帶安東荒洸洸提督令聞令儀受命于仁急難
于師於皇聖武克塞克淵曰惟公載可勒可鐫聲名

光輝太史有筆鴻飛遵渚我歌激烈德嚴不摧淚水
東流共相磨滅卓哉罷休

勸善文

淨業院仁壽宮重捌募財勸善文

伏以三十六洞天厥作列眞之所宅七十二福地皆
爲諸佛之祇園號曰水晶之域猶言閬嵐之城有是
神臯奧區無論上清碧落式觀梵宮之出肇從象教
之來惟我淨業院仁壽宮者風雨所交湜淢攸測大
千世界華岳建標第一山川終南作案神僧法眼踐
金沙而開基聖主鑾旂臨玉蓋而駐蹕經營棟宇祖

嗟栴檀層軒鳥革翬飛大厦雲譎波詭玻瓈瑪瑠耀砌戺之榮磚礫琉璃炫樓臺之餙繪銀設像圖金劍端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八法功水波動青蓮之池斯彌比丘尼之上方亦云優婆塞之秘殿於是漢宮劉峻洛女阿蕃氣茂三明識稱謂彼岸之形絶精超六八悟爻繫此域之筌蹄心透妙香道臻最上是以金仙見相於三界玉女散花於九天法雲蔭而火宅晨涼慧日明而重昏夜曉引金繩而開覺路浮寶筏而替慈航上援下傅與存亡國家之二百前因後果何有無弟子之萬千云何執徐之年乃有卉服之

尊珠樓玉殿竟入無何龍鉢蓮經化爲烏有藥王菩
薩至矛子而靡依金粟如來竟棲棲而難托縱措据
於舊址猶草剏於新規荒涼鷹菌之堦寂寞魚鱗之
瓦牟尼佛弟子有若某等欲新法院仍敞道場但塈
蹬力之綿詎辦龍宮之制擬乞靈於羣聖惠徼福於
諸君非敢將多前功只期無廢後觀重財輕貨倘能
筆下鉤銷複閣層欄便見眼前突兀伏望諸賢拓功
德之海廣報施之天知佛道之河沙念人生之朝露
不惜世間陸海珍藏之寶惟思身後福田利益之求
則永離三惡八難無有十纏九惱一日壽二日富子

子孫孫千斯倉萬斯箱家家戶戶願垂金諾翼賜氷
喻

幸州新刹勸善文

設險守邦蓋王公備禦之長策事佛求福乃古今穀
施之善心萬世之利欲興衆人之力必倩國家懲往
者鯨鯢之毒恤將來暮夜之戎列高障於防隅捍衛
心腹固藩籬扼要害控扼咽喉或憑天塹之長江亦
倚丘陵之險塞城高獻角處處相望路截羊腸往往
而是所以防兇之出柙豈曰亡羊而補牢今夫幸州
者萬古神臯三韓福地王峰斗起於坤軸鐵壁削立

於雲門臨不測以爲池大江萬里挾茫然之平楚絶
岸一邊語其形則孫子之天牢占其勢則亞聖之地
利是故元戎曾是㑹歷一戰而勝勍敵不能仰攻三
北而走恃此不恐利兵誰何向微據許歷之山何以
成趙奢之捷未必比漢耿之疏勒是宜作田齊之巨
防而況蘭池島長洲圍堪菜把惜此地棄而不收大
君坪沃野田合畝種概無人與之同濟小釋已爲國
家了一大事結三生緣方鳩黽勉之衆工克雖婆娑
之舊堞又有大者欲以張之擬搆招提用安龍象於
焉畫堵在即用功釋地位之清高雄臨朱鳥應天文

之昭列平挹老人體物爲謀山川增彩上棟下宇風
雨攸除爰集比丘共修淨業不惟尊崇內教抑可鎭
壓上游伏願各捐福田自爲善地輕財重貨倘能肇
下鉤鎖複閣層軒便可眼前突兀公耳爲國私之濟
身其利博哉厥施普也若然天固不僭福善無窮備
亦有靈祝釐未艾乞垂金諾毋惜冰啣

廣州鄉校重創募財文

學校明人倫莫重先師之所處棟宇待風雨宜修君
子之攸寧敝固當新禮須仍舊竊以仲尼日月光壽
萬古之乾坤夫子文章道大百王之師表溥天同祀

乎盛德歷代共遵乎斯文揭虔妥靈弟子配堂皇之
位釋菜奠幣春秋備俎豆之儀從華夏達蠻夷受其
賜而彝倫攸叙自國都至郡邑置諸學而廟貌斯存
靡不由之有如此者恭惟國家率循三代表章六經
禮樂衣冠服周家之六典聲名文物守箕子之八條
內設成均專極乎瞽宗米廩外列鄉校敎通乎家塾
黨庠賢士耶關濟濟作成於棫樸生徒皷篋彬彬樂
育於菁莪揖讓之禮滿門藹藹然中華之氣絃誦之
聲盈耳颯颯乎大國之風廟祀時修儒化日盛式刑
玄聖素王之餘教不廢東膠西序之洪規惟我廣州

百濟遺基萬戶雄府區分畿甸地近京師有侐閟宮於穆遺廟三門四表擁山勢之周遭複閣重檐挾地形之爽塏圓冠方領幾多子衿之員秋禮冬詩如許絃歌之習忽値島夷之氛祲竟成回祿之塵灰亂草陳菱蕪沒狐狸之跡敗壁毀瓦淒涼烏雀之聲惟幸天不喪文道不墜地漢中興而桊大周舊邦而命新政當兵戈十載之餘稍復庠序百年之舊顧惟寢廟義在欽崇久致飄零寖非敬本將欲補敝而起廢必須葺故而鼎新然綿力而薄材功未易就倘因人以成事勢或可為秉彝之天孰不回於本性首善之地

所永示於將來問而辨之含蔵脩而畧以學者殖也微祠廟則何歸昔者曾信公修頖宮詩人乃列于頌漢文翁首儒學史臣爰賛其功虔州學堂權輿於鄭侯之新作道州廟舍結搆於薛公之克成揄揚山斗之文焜耀瓊琚之筆鄉人所建王勃頌龍縣之龜趺刺史新修宗元記柳州之牲繫是皆敬事乎儒道罔不欽尚乎廟庭况在王畿之近州可緩仁祠之大者是用作事謀始圖惟厥終顧借貧於諸賢乃儕功於不日伏望諸君毋爲占慳各自輸誠稱家有無視力多少輕財重貨若能筆下鉤銷傑閣層欄便見眼前

突兀若然則如暈如鳥允合斯干之詩美奐美輪克符張老之頌有光漢制無替周規壁似藏書楹疑置奠挈琴書而肅絕若摳衣洙泗之間執籩豆而長存猶攝齋肸蠁之際冠章甫衣縫掖士爭趨於杏壇詠虞夏誦殷周人共聚於槐市於焉講肄即此書林兩學三釁纖有讓於古先六藝四術合無疆於俊秀肅以表王國泰亨之運亦能昌人才漸進之機不亦休哉自此始矣冀垂金諾敢請冰啣

淨土寺重剏募財勸善文

嘗聞白馬招提中國闡傳經之所青蓮世界上方開

演法之區梵宇琳宮出象教之力金繩寶筏啓普濟
之方祇樹林孤獨園八萬億萬琉璃境水精城三千
大千是以不駐天中分此界彼岸有漏界上覺後果
前因渡苦海之慈航莫非度世照昏衢之智燭揔是
安禪三十六洞天全仙顯聖七十二福地玉塔浮空
惟我淨土寺者千古道場三韓勝地隔離神京之十
里紅塵迥超橫分覆嵒之一峰白蓮高挿漢龍池之
歲月花照九衢老鴈塔之風霜鳥棲共命四裔之幢
幡日日九重之香火年年選勝尋幽之人適也得也
耽經味道之士藏焉修焉奈何執徐歲風壓慘淡冉

服夷灰燼眞如大雲寺不復無復魯靈光巋然老宿依棲未免倚墻壁行路適者式多發咨嗟貧道愴若是將欲經營縱爲山於九仞更加結構乃乏力於一毫必也借資因之起廢伏願諸君子廣開福祿之海用賑功德之天但能發檀施於手中不惠無利益於身後十纏九惱自不爲災三惡八難何憂莫洗願垂金諾敢請氷啣

露布

破平壤城倭賊露布

逆德者亾順德者昌吉凶早判於未戰師直爲壯師

曲爲老勝負立决拄相持猶反掌覆手之易爲豈摧
枯拉朽之難力遂秉破竹之勢以著傳檄之功上兵
伐謀大武無敵自古蠻夷之患當爲暮夜之戎或倔
强而亂華或憑陵而猾夏玁狁整居焦穫周王尚事
于攘征吐蕃入寇京師唐帝竟勞于播越然而王師
用過虜騎遂鏖始雖暴以射天終必敗以塗地遂矣
日本邈在海中漆齒雕題俗舊遵於南粤斑衣卉服
習亦狃拮西凕狼子野心以寇盜爲耕作人面視肉
用殺伐爲政經自作蠢蠻之羣但恃蠭蠆之毒負固
不服在歷代而當然執責來賓及聖朝而乃化應青

雲之千呂航碧海之息波蟻慕禮樂之舜羶狼貪闕
市之漢貨故羈縻而不絕任往來之自爲新關伯平
秀吉梓匠小兒僕隷遺種翅明知而奪位踵信長而
效左擬假翼而遠飛庶革面而致款獻萊俘於金闕
請漢使於玉門詎料豺狼無厭之心敢倚蚊蝱不量
之力知周有釁反欲鄙予大邦謂秦無人奄荐食予
上國幸我陽九逞彼朝三漢過不先楚氛甚惡邊鄙
外聳蝨賊内訌於是鳳駕去邠鑾輿幸蜀三京失御
七廟蒙塵狼望遼擁於黃圖蠡幕俄塡於赤縣三百
年衣冠文物皆飛黑燼之灰二千里原隰丘陵盡染

朱殷之血萬姓脂膏魚肉三軍猿鶴蟲沙陸沉宇縣
之魚頭室燬井閭之魴尾刹攫錐刀之末奪攘絲粟
之餘賊虐之辜貫盈暴殄之惡奰慝占箕都救鬼藏
窟畫涓水猛虎負嵎戎馬生郊執田禽之利執鈍家
入室故衣鮫之難驅幸頓　主上卧夫差薪嘗句賤
膽法禹湯之罪己迹宣光之側身赫怒之武用張哀
痛之音屢下皷鼙聲裏每思將帥之臣礛硬光中常
念萠藜之衆大德媚于天子至誠感于神明是以
聖天子垂興滅繼絕之仁嚴內夏外夷之義謂諸侯
亾而不救齊宣尚耻之謂衛國滅而復興春秋所與

也詔行入而來噫發珍帑而匪頒虎符點遼左之雄兵龍節徵薊門之堅甲軏海陵之紅粟分武庫之黃旗甲冑貫於天倉雲霓卷於格澤於是詞臣經略武乘元戎出頒牧於禁中來衛霍於塞外健兒十萬猛將三千高鋒鑾雲長轂雷野弓抨落月劍倚長天玉帳霜寒金精夜肅正正之旗堂堂之陣縱橫箕子之山川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欻吸檀君之區域天兵四合風雲尚助乎干戈貝甲千重草木猶知夫旌旆砲火雷驚於六合鐵鍉雨散於九霄即抵平壤孤城合圍大兵三匝孟德地道何煩百穴之謀公輸雲梯不

用九攻之技行師袵席之上虜在目中玩扈學殷之
聞兵從天下天垂伏鼈野戰羣龍日貫長虹帝借攻
城之利月入太白是星呈滅賊之祥賊始欲首鼠兩端
背城一戰兵叢燈斧聲聚鮫雷吹虺毒以欲傷人礪
貐牙而方鬪力妄意前茅之投足罔知獨柳之懸頭
慕燕偷生穴蟻餘息妖魑惟魅固不待乎粉虀假息
遊魂尚何勤拄磔膊然猶逐鹿未即牽羊天兵奮其
前我軍犄其後士賈餘勇人爭先登或桀石以投人
或如牆而免胄或肉薄拄蝟毛或手格於蝸角犀渠
林立鶴膝炮横攢劍戟之光芒挾雷霆之震疊逮大

將之旗鼓班聲噫鵬背之風整中軍之鸛鵝喜氣融
牛目之雪倒泰山雄壓鳥卵鼓烈火快燔鴻毛功奇
孫子之火攻威動昆陽之霆擊金戈退西天之白日
鐵馬蹴長江之玄氷戰血海飛殺氣衝扵虎穴賊肉
山委妖氛塞扵魚門燻穴覆巢奔狐走兔燃臍董卓
飲頭月支埋長狄而捲喉斬蚩尤而絕轡幸免湯鑊
之爛得保刀鋸之殘鼠竄鳥驚揔魄漂於漢鼓風聲
鶴唳畢膽落扵晉兵先聲已懾扵抗旌餘孽爭奔扵
邑戟莫不執訊而獲醜豈徒食肉而寢皮扵是幕府
上功轅門數級積甲兵乃齊熊耳臥弓斗高張虎牙

迅掃腥膻絶四郊之多壘洗空憏黷聽三箭之長歌是天助之非人力也方將長驅下邑亶搗上京月奏三捷之書日闢百里之土灑國家之深恥復祖宗之山河盪滌羣凶雨洗南州之橘柚剗削小醜風翻東海之波濤當使片帆無歸隻輪不返戰場白骨應涵覆燾之恩邊圉蒼生永奠生成之業是皆 天子明見萬里守在四夷帝德難名王靈遠及臣等受命閫外待罪行間仗 天子之神威奉本朝之勝筭敵王所愾莫我敢承攄彪虎而㦒王師未足封山而刋石戮鯨鯢而築京觀只應殲賊而掃塵試壯軍威式恢

天步左執羽右秉籥請申大雅之容文取威武止戈

覩盖中興之美

五山集卷之六